四書湖南講

論語湖南講 四卷

歙縣方如駟 錄測

桐鄉吳應旻 錄演

錢塘鄭尚友 錄商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註曰陳軍陳行列之法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興起也

訓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可偏廢但陳法則一將之任而非人主所宜問故夫子以俎豆常聞軍旅未學爲對將以發其問也而靈公默然是已無用夫子意矣故明日遂行孔子去衛適曹宋復適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因窮是君子無心趨避該得與窮遇着因有窮將濫如水之溢於堤外人雖窮亦自有箇界限小人只求苟免必致濫出可見小人就窮不得惟獨君子方可處窮。

演衛靈公問戰陳於孔子孔子對說俎豆的文事則常考究聞得了軍旅的武事平素未曾習學也夫子曉得靈公不能用已於問陳的明日即行往他國及至在陳遇亂絕了糧食相從的

弟子病餓不能與起子路慍色見夫子說君子該這樣也不免
有困窮乎夫子說君子不爲謀食固應有窮的時候若小人困
窮便只圖苟免濫出堤防外去了怎比得君子會得處窮
〔附〕張作楫問固字作固守其窮更覺與濫字親切柴世基曰
問字口氣本與上亦有二字相應因子路疑君子不該有窮故
說君子固應有窮與濫字文氣不貫答曰是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　識如字讀
〔測〕多學而識是要多聞多見以爲體認體認到處方所見親切
能識得他破然定須多學而識則學得一件纔識得一件乃是

無頭學問故夫子特將己來醒問他說。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子貢卒然問此不及思慮即以素所見者承當對說然。又隨生疑惑說非與。疑端忽起正是悟門將開。故夫子就印證他說非也。予一以貫之。只一件貫通將去。何用許多。一貫原無實義。隨人所提如曾子之忠恕。顏子之歸仁。在子貢則問性與天道俱是。此亦聖門提宗法也。子貢不復有所疑問。蓋已默默領受。而悟入於忘言矣。

〔演〕夫子說賜也。你道我是多方為學。纔識得這個的麼。子貢不及思想。就對說。不多學。怎會識。果然只多學。怎便會識。却還不默然。夫子就印可他說。委實不然也。我只一件。把來貫通將去。

沒有許多樣的

〔商〕曾參終問一貫之語獨舉以告曾子子貢夫子之告二子之悟是異是同答曰夫子獨告二子者因其機緣各有湊處曾子平日三省其身功夫在拘謹邊做故把一貫充拓他開去子貢平日多學而識功夫在散漫邊做故把一貫收攝他攏來總是一法而二子之悟亦各無異夫子教曾子的直指一貫說得徑捷故即應以唯教子貢的先探以多學而識意在挑激故猶有然非之疑至於一貫既指而子貢遂得意忘言不復有說視曾子實非有遲也方之瀚曰然非與是初畢竟道多學而識的是少開方悟其非恐終不如曾子之直截日悟處全在疑處得力

方是忽非。正是其省悟處。爾時兩曰多學而識既不是何為夫子乎曰。又要多聞多見。曰。世間中下人多豈能一超直入與他空說過了。不過存些虛頭。無有實益。只得教他從語言文字中尋討以待其憤悱之自至。若究竟着。則博文約禮。到欲從時。尚用力不着。何況多聞多見。故如一以貫之。如知之為知之。遇參賜子路等輩人。未嘗不將聞見為一掃也。今講者不顧夫子言語。各有當機。動輒以宗門唾餘。浚為理言。其於語上語下之旨。不大相刺謬乎。史乘有曰。既如此。則在夫子又何須多聞多見。平時尚不廢此。曰。無此一貫。則不學罔失之空疏。多學亦流于汗漫。有此一貫去多學。則處處照見本領。如一日之耿萬川。既

是夫子又何妨多聞多見○朱士英問從來說曾子一貫屬行邊子貢一貫屬知邊是否湯自新曰夫子止得一個一貫那有一個知的一貫又有一個行的一貫曾子因於行處得力若性地不徹到底是個篤實漢何以爲曾子子貢同於知處得力若無實踐功夫到底是個弄聰明的人何以爲子貢知行本是合一的答曰子因說得好但既謂一貫知行不分亦可分亦可若因說行便道遺了知因說知便道遺了行知行尚相貫不來遑再貫些甚麽○戴士模問子貢一貫之傳既與曾子等則後之言傳道者何爲獨歸曾子答曰謂道統獨歸曾子此後儒臆度之見不過謂曾子曾作大學能發明聖教耳然先儒又謂大學

乃作自子思辯之甚悉則此不爲定論聖門弟子自顏子下參賜終難詎優劣。

羅近溪集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謂學之言爲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從既教揮運莊灑畢乃言學字也曰然謂作字則可學字則不可苟必具法帖而式摹式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泉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其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爲以言乎書之藝猶且悖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于堯舜禹湯文武則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皆能發也嵗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殊務于多然謂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奈何言以多學多識爲病耶曰然則夫子之于子貢又奚靳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日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日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求之前聞矣日多學乃始能一一焉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之者正以從知多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寻一非

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一二亦耶曰亦非二非也蓋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其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徵亢羲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而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皋益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學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此其學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泛洋哉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擬翻而猶尊孔子以原學也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于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于多學而識之者乎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測〕夫子於子路每以知覺他只因他聞斯行諸遇着好事便做

更不加理會。如德則自心所得。必須細心體認。方纔見得親切。豈是躁心浮氣可曉得的。故夫子呼其名而以知德之鮮警之。與慍見不相干涉。

〔演〕夫子說由呵。學者都要求德。能真見這德親切不鹵莽承當的却鮮少了。

〔論〕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測〕常將舜巡方覲岳五刑七政許多作爲。夫子却說無爲。豈爲要跌出恭己正南面而何。恭己只是個敬危微精一允執厥中。舜感化天下。一生精神全在此處。縱有許多作爲。都是粗迹。直可

置之不道。故說無爲。是乃取精而畧其粗者也

（演）夫子說無所作爲。却能治理的。這獨是舜也歟。夫舜有甚麽作爲哉。只是做精一學問。端恭自己。正在南面的位上。便完事了。

（商）洪嗣濂問。舊謂紹堯致治。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爲。今何不用答曰。得人任職。自古聖君皆然。何獨以此證舜。至謂紹堯。則凡堯之事。當時無一非舜代者。乃反以堯爲而舜不爲。恐非權實之論。○方如縣問考。二典舜之所爲最多。無爲終體貼不來。答曰。此語意頓挫之法。如顏子助夫子。定不在起予之後。乃反說他非助。畢爲要跌出無言不悅意來。看書若執定必字尋

共。安能探其言外之旨。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邢疏曰輿車輿也衡軛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

〔測〕問行是要行得通言不獨信而加以忠者乃句句從心苗發出絕無虛花行不獨敬而加以篤者乃切身着實做去累不放鬆忠就貫在信裏篤就貫在敬裏我把敬信待人人也把敬信待我雖至遠的蠻貊也行得通反此即州里至近也行不通然此敬信又不是臨時襲取得的須要念念提醒立則參前在輿則倚衡時常見他在面前此二句要合看乃無時無處而不然

凡人說話句句老實有一處不老實雖對吾言者本自可信亦信他不過行事件件謹愼有一件不謹愼雖吾見其所行者本自可托亦不肯托他必須參前倚衡絕無間斷方纔人俱信托行得通達故說夫然後行子張書紳亦即參前倚衡之意

〔演〕子張問行得通達夫子說言語中心信實行事着實敬謹我是這等待人雖蠻貊的那他也是這等待我定行得通了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至近其能通行乎哉這個做信不是襲取得的纔立着便恰像參對在面前也纔在輿便恰像倚靠在衡上也是這樣一心不放方纔人肯信托好行得通子張惟恐遺忘把來書寫在紳帶上

商羅士俊問時說謂言行之忠信篤敬是泛論方法參前倚衡是下手功夫然否答曰參前倚衡只是申說上意以見行非可襲取耳故云夫然後行凡聖人立言皆只論方法如醫之有方依他去用便是功夫其有分某一截爲方法某一截爲功夫如此割裂是易障人悟門一入此窠所悞非小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註疏曰魚衛大夫史鰌矢箭也○家語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殯之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如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測〕氣節之勁。謂直。德行之粹。謂君子。人品雖有優劣。而此處總只稱其賢。合有道無道。而皆如矢。則不為時勢所轉。乃見其直。可卷者。不必卷。而有可卷。人抱道於身。一味激了。固不是。但既出仕。未免為他粘帶。今要止就可卷懷得。只幾希乎時行時止之家風矣。

〔演〕夫子說。勁直哉。是史魚邪。有道。像箭這等直邪。無道也像箭

這等直絕沒些曲折有德的君子哉。是蘧伯玉。邦有道就出去爲仕。邦無道要止就可收卷而懷藏之。絕沒些牽掛。

商）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測此在立教上說。可與言。是他胸中有一段憤悱光景。一加指點。其人即可成就。若不與言。便將好人拋棄了。不可與言。是他胸中原無一段憤悱光景。且不與說破。向後還有商量。若即與言。便將好話拋棄了。知者是能識可與言不可與言之機括者。故人言皆無所失。失失言加一亦字。意重失人。遜恭言之得失。總

因乎人之可不可也。

〔演〕夫子說。好與他說話。却不與他說。是人不得成就。抛棄了這人不好與他說話。却與他說。是言不得利益。抛棄了這言。惟獨有見識的人。能識得該說與不該說。不說。必因那人沒用。固不失了人。便說。必因我言有用。也不失了言。

〔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測〕仁人是仁已成就。志士雖未造到仁人。而有志於爲仁者。仁乃是不忍人之心。若事勢値在兩難。我要保全一身的生。於世人有損。便傷了我不忍的心。謂之害仁。他則寧可不生。若我殺

了身於世人有濟。便全了我不忍的心。謂之成仁。他則樣着一次仁之成虧。專在心之忍與不忍上論、

〔演〕夫子說有志的士仁愛的人。他則要令其不忍過那勢兩難。決不求自己的生。以傷害仁愛。只有殺了自己的身以成就仁愛。

〔解〕與孔顏問仁字傳謂心之安不安。今獨言心之忍不忍。者亦有証否。答曰論安不安。就該屬義上。於仁字終未切。曰如前所講。於古人誰似。曰如唐張雎陽死守孤城。身雖不免。然當時得他保障諸郡。藉以稍安。即後來恢復。亦非全賴彼之力。不知生全了多少民命。又如我朝于忠肅。雖不免在市之譖。然惟有他

主持所以醜虜不至長驅而宗社賴以無恙蓋論仁與論義原不同義只論一身而仁必要通論天下所以管子不死子糾而相桓公若以義士律之雖道不是貪生苟免然他能一匡九合夫子即謂之仁梁王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爲土地之故靡爛其人民于鋒孟子就謂之不仁故求生害仁與殺身成仁只當論心之忍不忍不當論心之安不安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測人之德性全藉師友以琢磨故以士大夫之仁賢比於百工斧鑿之器是皆能開拓我心胸銷鎔我氣質而使之成器者事

即以師事之也。說個居是邦。隨到一處。便要親師取友。不可忽
時放捨仁賢。雖以賢爲行。仁爲心。其實可互見者。
【演】子貢問爲仁。夫子說百工要善巧所作的事。必先便利所執
的器。學者也有個器。但居在這地方。便要師事那大夫之賢德
的。交友那士之仁愛的。到處不可少人琢磨。
【商】訓貞默問。谷谷對着士大夫之賢仁。他人自好。於已有何干
涉。還須有由已一段功夫在言外。答曰。由已固不可缺。夫子且
只就賢人一邊說。亦自不輕。但看不肖的人。閒居爲不善。無所
不至。一遇君子。便惕然動心。使他時時有君子相對。必終身做
一好人了。不特此也。亦有平時極肯用功的。只閉門獨處。終是

三家村學究成就得來不過一箇善之士惟遇當世名公林下高士聆其議論丰采覩其容貌德氣不知消了多少鄙吝之心開了多少高明之識況朝夕與處則潛移默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學之不講夫子爲憂以友輔仁曾子所尚無惓惓於此令世人托言爲仁由已而不肯親師取友若非孤僻長傲即是怠惰自荒吾見其德之無成而終於不肖之歸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朱註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以木爲車至商而有輅始異其制周人飾以金玉冕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已有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淵爲邦即是治天下之道四代禮樂實不盡此各舉一事以例

其餘自古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必始於敬授人時故以時爲首事論一陽初生則商周之建子丑者未爲無見但元氣尚微必須夏正建寅乃是三陽方盛萬物甫生之候但觀一日間時當子丑陽氣非不巳回終屬晦暝至寅刻則天色漸開人皆起而作事是寅乃天道之發陽而闢發晦而明歲令之首莫此爲著故特尚之而輅以木爲大車不用金玉飾乃樸而不失於陋之一節周冕制度皆備所重在元首乃華而不失於奢之一節樂則韶舞不是直用着舜的樂以象功昭德一代帝王自有一代功德只要如其盡善盡美耳淫乃聲音靡曼使人聽之心志無可管攝直是淫蕩殆乃心事叵測口給殺佞令人無可倚仗直

是危殆聲與言最易動人。故制禮作樂中所急斥者又在此。

（顏）顏淵問爲邦的法則。夫子說爲邦不外前代禮樂。於夏道行令善的歲時。於殷乘儉樸素的車輅。於周戴服華麗的冠冕。若樂以昭功德。則用盡美盡善的韶舞。好的固都依從了。又須放黜鄭聲。遠去佞人。鄭聲的音韻淫蕩。佞人的心口危殆。這決親近他不得。

（商）方士堯問。韶舞謂不必定用舜樂。但如其盡善盡美耳。第韶惟紹堯。故樂獨隆。即盡美如武。亦邈不相及。則三代後安得復有舜之遇乎。答曰。如以紹堯故盡善。禹亦紹舜。何其樂不稱盡。觀后夔所贊。季札所稱。韶樂真有邈軼百王者。○汪時絳問佞

人若見用。必至國家危殆。何只以心事言。答曰危殆國家。是其害之究竟處。今直指依人心事較更貼切。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訓〕凡謀事須放寬一着。句內的將局外的形勢看。方於局內見得親切。所謂足之所踐。於其所不踐者。人無遠慮。道是眼前不涉好放鬆。得近憂者。實不寬餘。目前便被逼迫。立見壞事也

〔演〕夫子說。人若沒有長遠的思慮。便算計不留餘地。逼迫將來。逆近處也難把穩。必有切近的憂患。

〔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測句只云未見猶有望之之意今云已矣乎則絕望矣

演夫子說不指望罷了吾未曾見有好德能像好色的人也

西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註疏曰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所食邑謚曰惠

測凡不當得而有之者謂之竊文仲位居大夫力可為賢乃知賢不舉進他的位也是不當居的故以為竊位然魯之為大夫者非一而獨罪文仲其亦責備賢者之意與

演夫子說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者與立朝以薦賢為稱職他明曉得柳下惠的賢而不與共立於朝也

〔匯〕洗樹聲問時說謂文仲恐郁下惠形巳故夫子窺破其隱情而以竊位罪之似於竊字較嚴答曰文仲亦是賢大夫此太深文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測〕躬自厚非責巳厚之說乃是自家身上極其渾厚如易之厚德載物醞釀得多承載得廣使人挹之不窮故謂之厚至於他人時或供我之求時或驅彼于善何能無責但各隨其力量所到而不強以不堪止責之以薄這為何便能遠怨蓋世人心多不平只要自討便宜別人喫虧我若與他扯平人便以為不足惟躬自厚而薄責人則人既服我之厚德又樂我之恕施故能

遠怨。

演夫子說已身上自家發厚不淺露易盡。又從薄去責人。不照樣律他。便人都道我平恕。一定遠去怨尤了。

商許光元問躬自厚作責已厚看。厚道自處的意思。已自該得。答曰本文只說躬自厚。還他個躬自厚。何得將責字移向上來。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測如之何是怎麼樣處心口間自作商量。我方纔好為他商量得三個如之何一樣意思。這不是切切行便是擸懶的人故難為他處置。

演夫子說不說怎麼樣。怎麼樣。自巳討個方法。我也沒方法怎

麼樣他了。

〔而〕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講〕羣居終日乃一夥人成日聚做一小　是正經道理言語畧

沒些正經納趣打諢都是一派歪邪議論　是小巧的聰明。

凡設機哄弄似覺尖新可喜出人意想之　他那落狀去做。

難矣哉若煩難使不得益他把這等空閒日　都用在虛哄

處要學長進火是難的將有患害亦們該於日

〔演〕夫子說打夥聚做一處到終日長久言語畧　又到正義甚

欸做那小巧的知慧。這樣人怎麼使得。難矣哉

〔商〕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測〕質如作用之有體質者君子取倚靠着義爲主故把他做個質幹然光光只有個義於作用時或濶略而條理未必精詳故要節文的禮或急遽而氣象未必冲和故要謙順的孫或遜從不常而始終未必合一故又要成始成終的信人皆以君子必能盼義不知只一義還成不得必須禮孫信共成就這義方不爲硜硜的小人故謂之君子此益以精義之學責成於君子也

〔演〕夫子說君子於合宜的義把來做個質幹又有禮節以行他孫順以出他信實以成他這等精義真是個君子哉

【商】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測】道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顛倒一下然冠以君子乃是發明君子心事與泛常提醒人者不同

【演】夫子說君子只病患自己沒有能幹不病患有能幹人不我曉得也

【商】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測】名以命實生前或造詣未定至沒世則已定而名不見稱其人必無可法可傳之實使空做人一世了故特以此爲疾

演夫子說君子同不務名非疾惡若身到沒世無可表見而聲名不稱述焉怎得不爲早計

商孫繩武問夫子安得以稱名望君子或訓稱字作去聲讀乃相稱之稱亦是答曰民到於今稱之雖道亦是民到於今相稱之人若胸中放得開廣自不必作此周旋小見如孔子當時出則思行道於天下歸則思傳道於弟子怎麼又遮掩得了他沒稱名思量沒世無稱之可疾正好激發求實之念有何不是凡夫子說話只宜順文平看若強要周旋便如村嫗爲士紳作欵語定然難肖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測〕求者有所不足而乞以益之也君子即是大人看得自己無所不有道德固從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己小人是極小的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不靠人便難過活故只求人同一求而在己在人人品為之迥絕

〔演〕夫子說君子道自己有餘只求乞着自己小人道自己不足只求乞着他人

〔商〕王師濟問高中玄謂君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小人不免尤人似說得親切答曰此亦求中一節事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訓〕矜如執玉捧盈有矜持之意欲嚴己之守恐怕人來混我便要與人相爭羣是一夥人共處絕無分辨欲廣己之量恐怕生了嫌隙便要與人爲黨惟這矜不爭羣不黨易相涉而界限各分纔見其矜羣妙處

〔演〕夫子說君子律己矜持容易相競爲爭却又不爭與人羣聚容易相助爲黨却又不黨他矜羣最是得法

〔商〕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訓〕言與人原不相蒙故亦嘗各自爲論如楚巫臣之諫納夏姬其自爲謀則過人畢竟是不好的而爲君謀則忠言畢竟是好

的。

〔演〕夫子說君子於言只論言不為言說得好就舉用了這個人於人只論人亦不為人做得不好就廢棄了他的言人與言各不相掩。

〔商〕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測〕其恕乎。乃玩此一字有深味不盡意不欲勿施雖訓恕字而其實可行意亦見盡人終身無一日能離得人若我去待人像得望人待我的念頭只此方法那一刻行不去

〔淺〕子貢問說有只一句話好把來終身常行得的麽夫子說要終身行得須要體貼人情除是個恕麽自己心下所不要的也恐人不要就不將去施與他人

〔問〕徐時泰問居官者每謂待人當寬恕至釀成奸慝反至害人恐恕字亦有行不去處答曰正爲今人將恕字錯解所以只說寬恕自己貪污闒茸縱令胥吏作奸豪家武斷至有奸貪之吏亦爲曲庇大家將就些包容過去及見一人勵操修於上而糾正之則皆病其刻覈不恕不知如心之謂恕自家做人清正要別個做人亦清正正是一體待人如心之謂安得非恕若自家貪污亦縱人貪污自家闒茸亦縱人闒茸乃俗語所謂扯人落

水者而反以怨自命。嗟乎。仁義之爲朱路嘴矢。不信然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訓】吾之於人也。斯民也。揭出人民二字。便見人有同心。不容一人私作意見。毁者。如有物本壞而損之。非毁乃完全者損了。他謂之毁。譽者。其人本無善事可見。乃以言語稱許他起來。謂之譽。其有所試。是就目前一節試驗之。而料其日後人品之必然也。民者。廣衆之稱。說道許多百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謂自古至今。俱把無毁無譽的直道爲之通行。若不直。則衆心難協。衆口難調。一定行不去了。世道雖有變更。而人心不可轉易。斯

民皆直。寧獨我一人爲然。

〔演〕天子說我於天下的人。那個曾傷毀。那個曾稱譽。倘或有所稱譽的。就他目前料他日後。必定已是有試驗過了。不獨我是這等。就是這許多百姓。從三代來自古到今。都是把這無毁無譽的直道相爲通行也。那一個好枉得的。

〔商〕施惟中問。舊解斯民也二句過下。皆謂吾何以無毁無譽。正以斯民皆直。無所容吾之枉故耳。如此則聖人無毁譽。全是斯民成就之。且又多一轉意。今只謂不獨我無毁譽。斯民皆以直行而無毁譽。一直說下。纔像聖人平等心腸。視人皆善語氣。答曰落下口氣。原該如此。然斯民皆直而不容毁譽。此意即寓在

直道而行中亦不謂盡無○黃學顧問三代直道而行還指三代之君以此待民說覺於之所以三字有着落答曰三代特言其時之久原未見有指禹湯文武意且春秋亦周代也即目前巳該於其內矣直道原無一日不在人心安得獨歸於君之待民之所以直道而行猶云把這直道去行着力在以字之所不過臣衍之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測史闕文是不敢傳疑以誤人馬借人是不敢挾所有以私巳吾猶及者只就目前所見而又巳一變更可傷感

演夫子說何須上古的事只我眼裏還及見史官不敢杜撰空

闕疑文也。有馬的不把來自私。借與人乘之。這兩件事到如今。
隔得幾時便都沒有。已夫。

〔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訓〕言可發揮心德。有言固是好處。但言若巧了。便口頭十分伶俐。恰像從積厚中流出。而其實未必發表德之真偽難辨。反為他淆亂了。不忍者。心內慈祥。不忍有所傷害。方能為謀以保全之。不忍亦是好處。但小的不忍則泥在一事一物之微。煦煦為恩。而於天下的謀畧。俱不及照循。此有所戀。自彼有所昏。大謀必為他淆亂了。此可見言與不忍。全要識巧直小大之辨。

顏夫子說德本辨於言，若巧利的言語，便似是實非，倒淆亂了心德，誅本生於不忍，若纖小的不忍，便顧此忌彼，倒淆亂了重大的圖謀，言與不忍，恐難盡遏得。

商王光濟問，巧言小不忍，畢竟是何等樣事，答曰，巧言若鄉愿同是一種，邦不盡此，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而云有民人社稷，為學不必讀書，據理論，何嘗不是，然使未學者操刀，傷人必多，是亦謂之亂德，小不忍，如孔明勸劉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這豈不是顧惜名義，然不取，則英雄無用武之地，便不足以定王業，而彼亦終不能以自全，則不取即是亂大謀，柴世城曰，小不忍舊有二義。匹夫之勇，何以不用，曰，匹夫之勇，乃一逞而事即

決裂。當是敗謀。與亂謀。貼不着亂者。似是而非。惟婦人之仁。得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測〕做人必善者好。而不善者惡。方得當。衆則賢愚相混。故其好惡必宜察。察非定與相左。乃求其所好所惡之何在也。

〔演〕夫子說。人涉於衆。不可盡置不理。又不可槩爲聽信。有一齊惱惡着他也。必定察他所惡的實焉。有一齊喜好着他也。必定察他所好的實焉。

〔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測弘者、本小而恢之使大也、道能生成天地人物、大不可量、怎麽倒要人去弘他、蓋道之發竅寄於人心、故云率性之謂道、人得此一隙、便去盡性以至命、參贊化工、聰明理學、極天際地、盡人盡物、無一非我功用所到、乃繇一隙而擴之、彌六合、如一灼之火、引之以至燎原、這是道爲我弘了、若道則雖寄在人心、却沒有作爲的人、若甘棄道外、而乃小自小、則道怎能恢擴得他開、可見人者乃道中最靈之物、不可徒自棄者也、

演夫子說人有靈覺、會得恢弘、那無靈覺的道、不是無靈覺的道倒會恢弘那有靈覺的人、人怎好推委得、

兩傳鄉侑問、道旣能生成天地人物、有何不足、而要待人弘、答

曰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既有陰陽便有盈虛消息之數陰陽

適得其平則道之運行方通達而無閡若畧有過不及處便窒

礙不通故在天則雨暘寒燠失時在地則山崩川竭在人則愚

蠢疾病在物則夭札疵癘此皆數値其窮即道亦無可奈何而

惟人之致中和者能以位以育道是弘道之所以然處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測］過原是無心的失錯非有根株難拔如身被垢而洗之垢在

即染垢去即淨有何定形不改則過留而不去乃謂之過是以

改之爲貴也

［演］夫子說偶錯的過遲筭不得數惟不改去便牢牢留在身上

這纔實落喫做過了

［通］邪疑之問過字旣以無心爲訓則到不改便屬有心矣何止加之以過而不加之以惡答曰此正謂一改之下過已全無以見改之爲益至不改之爲惡非惡則事隨輕重姑不論及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通］思是用參提之功不食不寢不是有意要如此乃用心專篤自不覺得此其爲思已極篤矣無益者蓋空懸想不能悟入也學乃古人之成法依此去做所思方有個入手處故以爲不如蓋此乃依學去思非謂思可盡廢也

［演］夫子說我始初也道專用思好曾終日不喫食終夜不寢臥

把這樣專心用去思想。沒有個透入得益處。看來不如做成法去做。應不容用其思也

〔附考〕孟子問。思既是參提。只宜專心求悟。將見聞一切掃去。何又反不如學。答曰。參提必有個方法。非杜撰可做得的。學所該雖廣。與上思來乃單指參提中之方法。止欲人善用其思。以為悟入地者。曰學以求行。乃亦為求知乎。曰。此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一例。敏求之求。原是求知。而亦從好古中借力。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測〕謀是求得而經營。憂是未得而愁戚。憂即是謀的主意。耕也餒在其中。謀食的倒未必得食。學也祿在其中。謀道的倒未必不得食。食之得不得。全不關於謀不謀。只宜併心一路向着道上。故君子惟憂道不憂貧。此句頂上一直說下。蓋為世之求道者。恐饑寒為累。而分心于生計。故言此以破其惑。

〔演〕夫子說君子只謀求為學的道。不謀求糊口的食。耕也本為謀食。却遇着年荒。饑餒就在這裏面了。學也本為謀道。却遇着君求設祿。就在這裏面了。得食全不關於謀。為此君子只憂愁不得道。不憂愁不免貧。

〔商〕洪度問。玩祿在其中。恐不必說到君舉人之有學者必為世

所優樓卬不仕未嘗無貧也不然時當吞憁祿又何在答曰食字猶可泛說祿則畢竟由自例然雖有未必得者要亦論其常耳。曰上邊正說不謀食曰祿可該得食而食耶該不得祿。豈得因食字併將祿字換過。○夾之前問時說謂祿雖即在學中。然君子只憂道不憂貧似更得君子無爲而爲之心答曰。食乃生死所關賢如子路絕糧慍見似洽生之念。學者所難盡除故夫子就人情闊諒處開脫之不得又將道理來硬禁也且舊說須用一然字作轉語翻下口氣亦覺不順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

也

〔測〕數之字。總不外此道。但不必填實。知謂之及。是識見已到那盡頭處。仁以守之。乃力行之仁。而非指渾然不憪也。不以仁。便心下未能真懇。夾夾雜雜。所知的守他不住。故雖得必失。知及仁守了。謂何還不能莊涖。這是忽于修意而修容處。不及照顧。不知涖民不端莊。無以動他作敬之心。民便不起敬於我。知及仁守莊涖了。謂何又動不以禮。這是只去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不知無禮便沒規矩準繩。教民如何去做。善者純粹無疵。此于曲成萬物處。尚有疵漏。故未為善也。此章自知及翻出仁守。又自仁守翻出莊涖。又自莊涖翻出動禮。逐件挑發。正

如新箋解釋亦須逐層體貼方得

〔演〕夫子說學問不可易足如參究的知已到究竟處了。實體的仁不能常守住他雖得來終必失去本體便全然有虧如知及了仁能守了。心上的造詣已好外邊不把個端莊去臨涖他。便民不起敬還是沒設施的如知及了仁能守了莊以涖了身上的容貌又好動民不把個品節的禮到底作用欠精當還未得爲純善也要須一步步做盡纔好

〔商〕浙賢懿問仁知只在心裡做亦好何必定要莊涖得民之敬答曰敬不是要壓服人民心惟敬能尊信我方纔去動得他來。若不敬便精神不相管攝何以爲感動的張本○施鑑問功夫

只是自身上難做。既知仁莊涖了。謂何還有動民不以禮處。答曰世間原有有體無用者。或臨朝恭默而勞來匡直之教。實所未聞。又或如黃老之學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有意忽之。亦不可知()張卓然問此章或以知及或以仁守貫何如。答曰此皆出自巳見。攙亂本文。試順文虛心一讀。何等傷筋動骨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測〕小知是一節的長能得見知大受是儀量付託他能得承受。受如委以事權付以學問俱是不專指才用一邊得此法。則君子小人俱無不盡之能矣。

〔演〕夫子說君子養得深潛。不可小處見知而可大處承受也。小

人發得淺露。不可大處承受而可小處見知也。大小異觀便短長都不相病

〔疏〕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測〕民以庶衆言。則仁亦必以相生言。方與下未見蹈仁而死相應。舉舉之衆。全藉仁愛以相生。非仁則強凌弱。衆暴寡。相殘相賊。人類之滅久矣。有如水火之。亦藉以養生。而其切更甚。故謂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蹈仁。是踐履此仁。人置身於仁中。則彼此交愛而必無禍患之來。故未見有蹈仁而死者。同於水火之

路此仁一味生生而更無死地眞不可須臾離者惟水火最切

養生故借以相形耳

〔演〕夫子說庶衆的民於仁之相生也遐甚於水火之資生水火

吾見有蹈履而死的未見有蹈履乎仁反至取禍而死的仁眞

是有切於民生

〔論〕李宗皋問仁爲心德故註以不仁爲失心今以相生[illegible]乃

泛視此仁耶答曰既民字水火字死字是竟旨以廣衆之生死

論仁故惟以相生爲旨則於衆咸可稱之得也明身蹈者又必

不至於取死總之皆相生之義所謂里仁爲美意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測〕仁無一息可離而云當仁者是事機所值適當爲仁時候也

此處稍有退讓便轉瞬失之故雖該遜讓的師也不讓他

〔演〕夫子說當着了仁便須自己直任更不遜讓與師。

〔西〕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〇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利永貞朱註貞正而固也說文諒信也增韻衆信曰諒又照察也

〔測〕貞謂守正不移易以貞配時之冬者取其重陰沍寒而生意

終不滅息乃堅貞之義諒謂照察是心中要人照察即所謂求

諒者君子取必於照察則吾心無可自信而倒然內修之守恐

亦不能堅固矣故不爲此。

〔演〕夫子說君子只是堅貞嚴自己的守而不取必於照諒

(西)吳士鰲問君子既不諒則諒字畢竟是不好字舊謂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似與書貼答曰考字義無不擇是非之解就本書証之諒字凡再見一云友諒必以其人真能相信以心若是不擇是非則信非所信安得爲益友一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亦只是要照諒之意要照諒便所見不大即與小信無異而獨以照諒言者取其直貼本文耳曰君子既不求照諒謂何論益友又要友諒曰涉世者定求人人諒我則必造至鄉原矣若交友則未有既與盟心而猶可猜疑者故論交則必貴相諒之友而自立不可有求諒之心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測〕敬其事是一心對付在所事上凡我職業不敢少忽旣已盡瘁于君便要希圖厚報這也不是純臣之節又須將該得的食直拋棄于後全不放上心來爵之崇卑食因之以厚薄故畢以食言

〔演〕夫子說事君方法要一心敬着所做的事旣已盡職而又後其所酬的食絕不去望報

〔圖〕

子曰有教無類

〔測〕類之不同雖各趨所向而莫如統一也教則學宗於一正可化異歸同更安有[illegible]類有無二字緊緊呼應

〔演〕天子說。有甚一的教法。自必無等分的黨類。化人只在善教。

〔問〕洪天泰問。學者造詣不同。安得無類以別之。答曰。類字只論人趨向之同異。若造詣則淺深高下。必須因材而教。安能盡齊。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測〕道是所趨的路。謀即從其所趨。而為之圖謀。故謀必因道。若道不同。則彼之苦心得力。我不能諒。我之苦心得力。彼不能諒。無論各執所見。兩不相下。即相下而肯綮未當。終難借著。故不相為謀。此不必善惡邪正之迥異。即如洛蜀之黨。朱陸之辨。亦是。

〔演〕天子說。所趨的道。若不相同。便意見各別。不相為謀。甚麼

須得他備來

〔商〕

子曰辭達而已矣

〔訓〕言之成章爲辭人爲要成章便有許多文飾達而已矣者但要通達把我胸中的意思及所事的道理了然於手口之間便是不必更求其他也

〔演〕夫子說文辭何須裝點只要事理說得通達沒有些窒礙便罷了

〔商〕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

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何

註曰師樂人盲者名冕

〔訓〕師冕既是瞽者原自有相不必夫子代說但夫子矜不成人遇着他不覺隨處指點周相師之道因目前師之有相謂此固是相師的道理非我創爲也夫子只就事答之而物各付物之意自寓不必過爲鋪張

〔演〕樂師名冕的來見夫子走及到階級夫子說這是階也走及到席位夫子說這是席也衆人都坐下夫子告他說某人在這裡某人在這裡師冕見了出去了子張問說這是與樂師說的道理麼夫子說信然固是相導樂師的道理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〇何註曰顓臾魯之附庸主祭蒙山周任古之良史柙檻也櫝匱也兕野牛干楯也戈戟也蕭之爲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測夫子平日所言俱簡。而此獨繁悉。維持宗國之心。惜見乎詞矣先王以爲東蒙主見在國非出于不正。且字是轉辭說又在我魯邦域之內。是字直頂上文既在邦內就是社稷之臣也。總是言其不當伐。危是將跌倒。顛是已跌倒。相卽瞽者之相。是借用字眼以例爲臣者。引周任持危扶顛。爲用彼相之言見他不

欲就該力誅以去又說虎兕龜玉之出毀見他不去就不得辭其責聞有國有家者謂非無稱之言有國指魯有家指季孫寡是人民貧是財用均非相等之謂正要君十臣一適得其分方是均平安乃君臣安于本等更無越分之思不患寡二句是述所聞均無貧三句乃以己意釋之均則各享其有量入爲出自然勾他用度故無貧和則各撫其民各戴其主自然勾他使令故無寡安則君臣相信如腹心手足之互爲依倚故無傾從均安內生出一和字又加以無傾二字總是事勢相因之必然語自錯綜不必強爲聯絡夫如是直頂上不患貧寡而患不均不安意文德如舞干羽而有苗格即均安之極也遠人指顓臾對

魯為社稷臣對季氏即為遠人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取一。是分崩家臣屢叛如陽虎輩是離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正應轉必為子孫憂句

演顓臾乃魯附庸的國季氏將要去伐顓臾取他土地冉有季路為季氏家臣來見孔子說季氏將有征伐的事于顓臾孔子因冉求最用事獨責他說求呵無乃是你不諫止的過失麼夫顓臾昔周先王封他來做東蒙山的祭祀主且又附庸于魯在邦域中間了這非敵國可比乃是我社稷的臣也同在一國怎麼要用征伐為冉有說道是夫子要做的我二臣者都不要做也孔子說求古史周任有言說為臣的能陳布他力量方纔就

居他位列不能的即該止了不就若是顛危而不持定顛仆而不扶起則將焉用那相業的人爲矣且爾說二臣不欲這話差錯了虎兕原在柙走出到柙外龜玉原完全毀壞在櫝中難道他自會走出自會毀壞必定有人管着這還是那個的過失呢冉有說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於季氏的費邑及今不取後世難保必定爲他子孫的憂患這也有不得已處孔子說求君子正怪那舍了貪欲不說而必爲文飾的辭丘也聞得古人說有國有家的不患人民寡少而患家國不均平不患財用貧乏而患家國不安妥爲甚麽緣故蓋惟相均則應有的財賦定勾用便沒了貧相和則應有的人民定勾使便沒了寡相安則上

下共為保守便沒了傾夫惟不患貧寡只患不均不安是這等故遠人不服更不消用兵便修文德以招徠他既來了更不貪土地便撫安他今由與求也輔相夫子遠人不歸服而不能招徠也邦內四處分崩中又各各離析而不能保守也卻謀動干戈於邦域裡面你說不伐顓臾為子孫憂我正恐怕不均不和季孫的憂患倒不在顓臾而就在自己蕭牆裡面也

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

則庶人不議○邢疏曰陪重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

[測]此承上季氏之伐顓臾又起下政逮於大夫而自己不免非議他故先通論天下順逆之勢歸到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蓋單爲大夫之專政而發而庶人則衆多之口出於公論不必定指畢下之人也

[演]孔子說天下君令臣共有個道理則行禮樂用征伐都自天子出天下君弱臣強沒了道理則行禮樂用征伐都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其勢已逆下逆必有看他樣的蓋或到了十世希少不失去了自大夫出其勢又逆下逆必又有看他樣的到了五世希少不失去了甚至陪臣專執一國的命令其勢更逆極重

必返到了三世希少不失去了。爲因天下無道。故是這等。若天下有道則政出天子、决不落在大夫。天下有道。則人心輸服。庶人决不非議。

〔商〕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朱註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左傳昭公五年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測〕此本前說逆失之大勢。以論辨非。故夫、是已然之詞。

〔演〕孔子說祿之去公室歷宣成襄昭定凡五世了政逮及于大夫歷季悼平桓凡四世了把五世前不失的事勢看起來故夫三桓的子孫應得爲家臣所執莫怪他微弱了

〔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如字讀

〔測〕友乃臭味之合最易漸染故爲益爲損者在友而受益受損者卽在我矣直者是謂是非謂非直遂而無委曲諒者他肯以信待人相諒而不嗇猜嫌多聞者所聞博洽卽之不窮於是開辟裝模作樣施設開來便則辟得便捷畧無勉強也柔是軟熟

一味順從人善則柔得善巧安安貼貼略無破綻也便佞亦是佞得便捷我與這幾樣朋友相處便損益迥異故取友不可不愼

〔旗〕孔子說增益我的有三樣朋友減損我的有三樣朋友友直遂友信諒友多所聞識連我也學他直諒多聞便增益了友便於閑辟友善於柔順友便於佞口連我也學他便辟柔佞便被損了

〔西〕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如字讀

〔測〕樂乃喜樂情遊之所歸戀則德性亦由之轉移故所樂有邪正而損益即隨之禮樂不是鐘鼓玉帛即在吾身禮則舉止之間都有個準繩而不越其矩樂則樂不淫哀不傷七情之用發皆中節而不損其和節禮樂者因禮樂有自然之節而我能合之也道人之善是人有好處我去稱道多賢友即直諒多聞驕樂是以驕傲爲樂如舉止之放縱服飾器用之僭侈佚遊是遊之淫佚於外而不知止如流連荒亡之類宴樂是樂之最溺于中而不得出如耽酒嗜色之類

〔演〕孔子說增益的有三樣喜樂減損的有三樣喜樂樂品節中和的禮樂樂稱道人的善樂多賢德的朋友所好在禮樂賢善

中自德行日長便增益了樂驕傲的快樂樂佚游的嬉遊樂晏溺的快樂所好在驕佚晏樂中自心志日耗便減損了

〔商〕柴世坊問稱道人善如何便得益答曰學問大道理舍人不成已孟子云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今轉其語云與諸人以為善是取人為善者也何如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訓〕愆是過愆只發言不停當便有此三樣顏色比言更隱微言之及不及則就他說話問便曉得了若顏色則有言未及倒反向着我有言及了其意尚別有所向或時值厭倦不樂聽我言

這須仔細看他故說個見字

演孔子說侍於有德位的君子彷徨怕有三樣過愆他的言語不曾及到我便去先說這是胸中技癢叫做急躁他的言語已及到我倒反不說這是胸中曖昧叫做隱匿不曾見他顏色果向着我便去先說這是沒眼看人叫做瞽目

西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測戒者所以止惡防非而不敢有犯者也其重大的有三件。六皆因乎血氣人之身氣聚方生氣貫徹於周身而血乃爲之管

術是血氣即人的身子。人只為戀着這身自少而壯而老。心都為他遷轉。少時血氣方在發生。有流動之意。故未得凝定。色正情之流動者。壯時血氣充足。有盈溢之意。故為剛強。鬬正情之盈溢者。老則血氣日漸消滅。既已衰弱。不能有所作為。惟慮用度不足。要討些利益。此特各就所重言。而其實無時不當戒者。有此戒。則血氣方不得用事。而惟以神明為主。進道乃有其基。

〔講〕孔子說。君子一生有三樣禁戒。年少的時候。血氣未凝定。容易引動。所戒的在色欲。及至他年壯。血氣方剛強。容易好勝。所戒的在鬬爭。及至他年老。血氣既衰弱。容易愁不足。所戒的在貪得。

商曾覬文問雜近溪說色非徒床帷情慾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鬬非徒攘臂用壯之謂凡才能藝術與物無競常欲上人之心者皆鬬也得非徒殖貨懷貲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是也如此說開似得君子無時不戒慎之意答曰在君子自修誠要充類之盡但此爲垂戒世人則正宜畧去微細提出重大者方能悚惕人故本文只說個色鬬得此是人品立脚所在步步須從此路實說體面話容易當身做正難人試去自反看此三者已打得過何妨愈求愈細如其於此尚費商量則其他正不須提起多恠今人說話每欲居聖人之先而行事仍又蹈聖人所戒也方如騏曰鬬若說爭

打吾儕亦未便至此。曰鬪不止兩手。該一身而言。況以怒色加人。盛氣凌人俱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測〕人之敢於悖義從惡。皆起于無所畏。畏者心有所懼而不敢肆也。天謂何。有命乃是上帝之心。欲人爲善去惡。如命令一般。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正此謂也。人只因不見不聞。便信不及。君子則一心畏着他。不敢背逆。大人是行可爲法者。聖人之言。載於六經。是言可爲則者。畏之皆是不敢違背之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正道破世人通病。他若知

有天命則福善禍淫，赫赫在上，如何敢不畏。惟實是不曉得道天地間決沒這等道理，乃敢於放肆。此其人如醯雞在甕，而不見天地之大全，故謂之小人。大人聖言非小人所能狎侮者，但他不知尊信，妄加非議，即是狎侮。

【演】孔子說，君子心下有三樣畏懼，畏懼上天察臨的明命，畏懼有德望的大人，畏懼聖人垂訓戒的言語，都不敢少有背逆。若小人他所見不大，原不曉得實有天命，而不畏懼。也因此又褻狎大人，侮慢聖人的言語，便都沒些怕懼。

【附】柴世埏問，舊說因有小人不知天命句，并二畏亦以天命貫下，時說因開首有三畏句，并小人亦以三樣平開，埏意畏不畏

之分究其原固必起於天命之知不知但此是主意本文自有語氣上節三開下節只下各不相妨君子必自知有天命故只分叙其三樣畏而不究出所以能畏之故小人原不知有天命故雖三畏並叙而必歸重于天命根繇前講君子三平說小人則用因此又三字只下想即挺意否答曰此是說得明快○背覩文問不知不畏未必定是愚下之人看狎侮字此小人大似無忌憚者答曰是世間儘有才學高一世的人只於天命聖賢之義信不及便外面行事十分好一至暗室屋漏以莫予云遊不覺放鬆纔放鬆則狎侮所必至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測〕兩個知之指甚麽若說是見聞之考據連生知也不能麽學了這乃是中心有悟而自透其覺性者也覺性誰人不有但落在氣質上有蔽與不蔽之分生知者一毫無蔽生下來便會曉得學知者不免有蔽乃假問見功夫以磨鍊出這覺性來困學者因困鬱不得通達乃去爲學此不說個知之避未必到得能知但既肯爲學便向後有個出頭日子這三種人上的固是首出了次與又次亦即次於上等不甚懸絕總是一類的人民斯爲下纔是不肯之歸語氣重在學上以勉人知所務學之意

〔演〕孔子說從生來曉得的固是上等也用學力曉得的亦即上

之次也因困鬱不通去爲學的又卽上之次也學問會轉移得氣禀總不出是一類惟困而又不學這樣凡民便自絕了向上路頭方纔是最下的了

（疏）爲口作問覺性可以主宰氣質謂何反因氣質而有明昧答曰覺性在人本至靈但無氣則無所乘是氣乃載覺性者旣落于氣則陰陽運行便有不齊行得平和則清行得駁雜則濁氣清便呈露其覺性氣濁便埋沒其覺性此如人身鼻間氣息有時安靜其呼吸輕細而清心思亦能入細有時動擾其呼吸喘急而濁心思亦不能入細譬之覺性是燈上之火氣是燈中之油油清則火光必明油濁則火光必晦昧此覺性雖可以主宰

氣而又不得不隨氣以爲轉移○魏士華問覺性人人有的於何見得答曰即如至愚不肖的人他也會穿衣喫飯問裡出路上走這都是自己覺性在那裡照管曰他終不曉得道理這也當不得是知曰此如夜明珠不用以照車十乘而置之厠中然不可不謂之夜明珠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湖〕思雖在一心而以之節身則逐處分心所謂一致而百慮舉其大者有九也明聰溫恭忠敬問難義等字政須着實體認方是九件若只重看思字便止一思矣這或未感而起念以靜察

或現感而隨所值以動視者是然在發成者未必如此乃是就爲學之君子而教以隨處簡點之方也

演孔子說君子時常有九樣思想目的視思要明白耳的聽思要聽察臉上顏色思要溫和身上容貌思要恭肅口中言語思要忠誠當做事便思敬謹當疑惑便思叩問當忿怒便思患難見有所得便思着該得的義逐處要把心去對付

商熊飛問視聽等俱根於心君子若逐件去思寧無此得彼失若九者一時並思心又不給看來九思還只是一思此心提得惺惺到處自能管攝朱答曰此心固要提得惺惺隨感亦須簡察就視一端如看書時思想如何看得明白即是思明又以視

聽並觀現今聽講你心一邊眼裡看着書一邊耳裡又聽着講則思明思聰亦有併集時固不可謂九思並用一時亦不可謂一思足空九事劉邦彥曰如此則九思必各隨所感纔有未感時其思實止惺惺而無屬也曰未感時或偶然思起一件亦不可謂無曾子每日三省其身豈三事皆爲見值也劉絡烨曰此乃將迎之心而非廓然大公之體矣曰將迎用在正理上亦無妨然前講謂非養成君子正以此故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測〕此以古語律今人而嘆其不逮有思慕之意如不及一心要

趕上去如探湯惟恐傷害及我真是修潔其身一塵不染者但只在自身獨善無益於世故其人猶易得所見能與所聞相符隱居雖無事可做而志向則宜尋求所謂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者行義是去出仕行其君臣之義道即所求之志於此通達出來此是以一身而關乎世道之大故其人不易得所見不能符于所聞大約夫子主意不以潔身爲高而以濟世爲急其持論往往如此

演孔子說有一等人纔看見好 見如趕他不及一般纔看見不好還就如把手探沸湯一般要修潔 也曾見這樣人了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不爲難得有一等人隱避其身以尋

亦做經世的志行吾分義以道達他所修的道要擔荷世界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却還未見這樣人也真是世上難得的

（註）王熙章問好惡之誠夫子宇嘆其未見而行藏以時乃以顏子當之則好惡更難於行藏此章或有感而發未可信為實話

柴世埏曰平日所言好仁惡不仁乃指仁言此見善見不善點下隱居行義看則此不過獨善之事耳如子路不善不入而聞過則喜亦足當其人矣至隱居行義正是用行舍藏的人惟顏子足當而未易多得此兩種人總是獨善兼善之別其大小迥異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溯世人慕富貴輕貧賤當富貴則氣揚當貧賤則志餒不知人生在世富貴也是煞眼過的貧賤也是煞眼過的惟此名稱垂之身後歷千百世而不磨人若把這富貴與名稱合將來看便覺眼界也空濶心量也開廣自不為目前境遇所動故夫子將一個極富的齊景公與一個極貧的夷齊對說乃借來做個影子非論齊景與夷齊之好歹也其斯之謂與始作錯簡

演齊景公有馬四千匹這等富饒那個不欣羨到死的日子民便無德行去稱述他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下這等貧困更有何指望乃民直到於今還稱述他眼前貧富怎算得數

商榷將泰問作說訓然不以爲亦祗以與當移置其斯之謂與上今姑作錯簡豈別有說乎答曰稿本相隔甚遠安知其從此脫去恐非缺疑之旨據愚見其斯之謂與自可解釋今別爲測演附之測齊景公上無子曰字分明與上合爲一章乃引夷齊以証求志達道者先從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說起他潔身誠得然只了自己未足爲難故謂所見與所聞相合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以一身之潔而培植宇宙間莫大綱常乃爲難得故謂所見未能如其所聞以夷齊合看隱居是隱於首陽求志是返求其所志而寄慨於神農虞夏之歸即不降其志者行義是行其天冠地履不可倒置之義達道是直達其所守之

道。學甘餓死而不移節。叩馬之諫。太公亦以義人目之可見下引景公之富而無稱以形起夷齊之餓而有述。惟夷齊至今見稱。所以這言語夫子得聞。然世多齊景之湮沒而能爲夷齊者寥寥故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即指求志達道之人。正與上文恰相呼應。演孔子說有一等人纔看見好處就如趕他不及一般。纔看見不好處就如把手探沸湯一般。我也曾見這樣人了。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不爲難得。有一等人隱遁其居以反求他信心的志行。存分義以直達他素節的道。我也曾聞這樣言語了。那還未見這樣人也。其人怎麽的。但觀齊景公有馬四千匹。死的日子。民便無德行去稱述他。伯夷叔齊飢餓於首陽

山下民到於今還稱述他若伯夷叔齊之守節甘餓扶植綱常。
其即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謂與爾徐時泰問夷齊不食周粟。
餓死首陽似屬潔身守義之士引以證求志達道似不相應答
曰夷齊潔身與投淵洗耳之流自不同他始爲父子之情讓國
繼爲君臣之義餓死所全在千古綱常豈專爲一身清潔故夫
子常稱其求仁得仁正取其於世道有裨而乃謂僅足當潔身。
則豈惟錯看夷齊亦且未識仁道也曰行義達道畢竟是出仕
曰義無定在故無適無莫方能比義當仕而仕以效令共不可
偏廢之說當不仕而不仕以伸冠履不可倒置之分其義一也
若達道則以身徇道能使道無貶損即謂之達矣豈必行政行

歟而後達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測〕詩之教委婉有不盡之味。故可以言禮之教端方有不易之矩故可以立。

〔演〕陳亢問於伯魚說子也曾有異樣所聞於夫子麼。對說未曾也夫子嘗獨立。鯉急走過庭前問說曾學詩麼。對說未曾也因說不學那諷咏的詩。便沒個方法去言語。鯉隨退而學詩。他日

夫子又獨立。鯉急走過庭前。問說曾學禮麼。對說未曾也。因說
不學那規矩的禮。便沒個方法去植立。鯉隨退而學禮。只聞得
這兩件。陳亢退而喜歡說。我只問與聞一件。倒得了三件。聞得
詩會言。聞得禮會立。又聞得君子沒些私厚。疎遠自己的子也。
〔商〕方允造問。假如今人便細心誦詩。口誦的仍舊口訥。如何便
能言。答曰。詩人言有盡而意無窮。正得此不盡之意。方謂能言。
豈是要人利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測〕與己相匹曰夫人。幼小無知曰小童。因君之尊而尊之曰君

夫人因君之謙而謙之曰寡小君因吾君與鄰君敵體而與邦敵禮視之亦曰君夫人疑是門人記當時所稱謂以寓正名之意而誤入於此

〔商〕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〇朱註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測歸〕孔子豚欲以大夫賜士之禮致孔子時其亾[illegible]往家時也此只是不欲而見之意非有爲相稱陽貨原不則敬夫子仕已而只泛以應仕之理相諷所言未嘗不是故夫子亦不明發其意只就其言而漫應之

〔演〕陽貨要見孔子孔子辭之出仕孔子不見他歸送孔子以豚豕孔子探他出亾時候往去拜答回來湊巧遇於路途貨因謂孔子說來我正要與你說話因說懷藏那濟世的珍寶而迷亂邦國不去救濟這可喚做仁愛麼曰懷寶迷邦果不可謂仁又說好出去做事常常錯過了好時候不趁著機會這可喚做有識見麼曰好從事失時果不可謂知又說日月已過去了年歲不我

再與怎麼還好蹉跎得孔子說諾果然將去不能再得我也將出去爲仕了

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訓性之義何居如水之性寒火之性熱鹽之性鹹梅之性酸凡物皆有性此所謂性乃是心之性也蓋性字從心從生即指心之有生處心得其性則心生心失其性則心雖存而實死矣如水性本寒而煮於釜則熱水之性已死也寒本不在水外性本不在心外二而實一者耳言相近者性則萬物皆備於我彼之性與我相肖我之性與彼相肖同謂之性必不至迥異如居之

比附不相參違故謂之相近乃人人相貼近也此不是以善惡未分爲相近乃以彼我不殊爲相近者習正與性反乃習染之習只作不好学看人自此身墮地以至老死無一時非習世緣既巳習熟便各懷其私各執其見與相近之性日漸悖馳而相遠矣此亦不是善惡既分爲相遠而以習之雜性爲相遠相近的幾是性相遠的是習不是性對舉性習要人從性中認習習消則性顯從習中認性性見則習亾是乃相反而勢不並倂者馳乃相參違也性與習正相反故宜分辨

〔演〕夫子說人心的性彼此各肖本相貼近也世故的習日漸悖

〔商〕柴世基問心與性從來看作兩個今獨說是心之性便做一

個看了。實出剳問答曰。若兩個須心自心。性自性。兩下如何安頓。曰既是一個。謂何有心與性之異名。曰若分別言之。則心有本體有作用。作用爲情。而本體爲性。本體無爲。作用所壞沒。故以性之一字表顯其心。使覓心者好爲識認。孟子云。子能順杞柳之性。又云是豈水之性哉。是木與水皆有性。隨物而表其本體之必然也。然則此性安得謂另有一物。而非所以表心者哉。故凡單言性。該得心。單言心。該得性。而心與性並言。亦微有別。是一是二。各不相妨。曰性者。遍周法界。只是一個。今言水火草木皆有性。何性若是之多。曰性固遍周法界。亦細入微塵。豈得獨遺水火草木。要知世間一切物。總不外我性中法象。然此所

論性。且只言心之性。而他物原不道及。郭疑之曰。凡物皆有性。則程子謂氣質之性。果有之矣。其性云何。曰凡物氣聚即生。是氣之性亦以生爲義者。故告子以生之謂性。食色爲性。孟子亦以耳目口鼻之聲色臭味爲性。此皆以氣言性也。曰如此則相近之性兼氣質言是矣。曰氣之性。正即水火草木之性。蠢然無知覺者。彼實藉心以爲知覺。心一爲氣用。則貪食悅色。彼此遍發。各不相關。安得相近。此惟以相近言性。故知其爲心之性。而非氣之性也。○湯自新問性既萬物皆備。只該言相同。不該言相近。相近則亦有不同處矣。答曰。性之分量。雖通乎萬物而性之發竅。實各在自心。同而異。異而同。故以近字爲渾融。且相近

脈起下相遠看。若同則與遠不相應矣。張殷甫曰。習何以不云相異而云相遠。曰異乃大槩不同。便是遠則自近而遠。逐漸遠去。不知其何所底止。如比鄰而居。朝夕出入。本日相親昵者。乃移而之里許外。之十百里外。甚至千萬里外。而音信毫不通者。其初皆比鄰而居之人也。性之敝於習。而與人性日漸相隔。其變態亦復如是。徐時泰曰。習相遠。自來俱以善惡分言。今謂是習雜性。則習乃損性者。彼復性之聖人令學習安所用功乎。曰。此習相遠。緊緊與性相近為呼應。則相遠相字。乃將遠與近相對。非將善與惡相對。彼復性之習。正適還其相近之體者。不可以相遠言也。若謂相遠之習。是為善為惡之分途。則相近之性。

便是可善可惡之交界不幾論性同於告子之湍水乎（）柴世
挺問前講性字已詳特未判其善惡何如答曰善惡本文原無
故不說曰今請爲闡示按子思言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
固未肯言善惡也孟子乃言性善而荀子則言性惡畢竟性于
善惡何屬曰性畢竟屬善即所引天命之謂性易云繼之者善
也天命豈不本善誠與明即明善誠身誠明豈不亦是善曰何
以有言善言惡之不同曰以心之性氣之性分貼則心之性善
氣之性惡兩說俱可通曰人身心氣俱備則性果有善有惡矣
何爲獨屬之善曰此不外孟子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
小人之說以心從氣則氣爲主而性惡荀子所論之性是也以

氣從心則心爲主而性善孟子所論之性是也凡性只論心不論氣相近正是其善處孟子所以受學子思而直接孔氏之傳者端在此劉兌采曰論者又有以無善無惡爲相近何也曰此爲破人執着故掃去善字而言無不知善果留滯在心認爲已有則私而不公正是相遠之習而非相近之性要歸爲善善則原無執着之心但有大公之體於心標出一性於性標出一善總只一物而多方指點者豈真有個形質如另一好物加於性上而恐其障礙必掃善歸無也若欲索之虛無則併性之名恐亦難立既已安名立號便不必避善字譚貞默曰說善必與惡對而性乃無對之物故說不得善字曰善既與惡對則無亦與

有對說無不幾爲二乘之頑空乎妙見甚不可說而無獨可說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測此承上章言上知是全露其性而相近之極者即生而知之之上也下愚是牢錮于習而相遠之極者即困而不學之下也相近之極者不能移而相遠相遠之極者不能移而相近故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性唯上知方不移則非上知性難保其不染于習也習亦唯下愚方不移則非下愚習猶可挽其復歸於性也唯字內大有警策人意

演夫子說性習非能相移惟獨上智全露其性的一定相近與

那下愚牢錮於習的，一定相違，便再不移易。

爾施惟中間上知下愚自來皆以氣稟說今獨將上知屬性下愚屬習何也答曰上知之屬性易知也若下愚則性豈從來不好者皆繇夙習漸染至於牢錮而不可破則所秉之氣亦至濁而不復能淸如孟子云。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可見下愚實不外積習之使然也且以上知爲性相近之極則以下愚爲習相遠之極則直接上文似更徑捷鄉尙友曰下愚卽屬習。亦有生來下愚的。此又何解曰但以有生後論誠有不可解者卽孟子謂孩提愛親亦不過借事指點耳若小兒愛母實寔爲乳哺如易了而從之則小兒必愛乳母不愛生母矣此等處豈得

便謂是性要必有個夙生來因。說了你也難信。須索自討分曉。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邢疏曰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導民故絃歌莞爾小笑貌

〔淺說〕絃琴瑟之絃。絃歌者絲聲與肉聲相和也。因天下皆不用禮樂而小邑能用。驟聞不覺喜歡。故笑說割雞焉用牛刀。故爲嘲戲之語。乃子游把平日所聞來答。其實不會夫子之意而言。却有理。學道雖是平日言語。子游引來。即指着禮樂。既學禮樂。則性情發得和平。愛人易使。隨分各盡。易地皆然矣。夫子因子游

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明為戲。呼二三子者。欲以道易天下。併望之二三子。令其共證此語也。二三子句採張自新解

〔演〕夫子往武城地方。時子游為邑宰。聞絃歌的聲音。知道他把禮樂教人。不覺甚歡。莞爾而微笑。因戲說割一雞何須用殺牛的刀。這等大做作。子游對說。往常偃也聞得夫子說君子學了道理。便心事慈和。肯愛惜人。小人學了道理。便心事和順容易使令。也這道那一處少得的。夫子說。二三子。你們都聽著。偃學道的言。說得是也。我前言割雞。乃聊戲之耳。

〔節〕

馮東濱曰。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焉。舉國不興禮樂。而獨用于武城。何異以一簣障狂瀾。故戲謂若不必用者。然此傷歎之

成也夫子爲中都宰不用於魯歟甚聖人之欲試而不輕試者多矣使子游之於武城用于周公未衰三家未僭之先夫子此戲亦無着落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註○

疏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之適也徒空也案定五年左傳云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測公山弗擾乃季氏家臣與陽貨共執季桓子來召夫子夫子必非肯助畔者彼豈不審量或能降心以受教未可知故夫子

欲往就之為東周是怎麼作用想魯之弱全繇於季氏之強今季氏業已內潰夫子往就弗擾必說他首先服罪致邑於魯君以魯君之命命之收季氏之權於上而孟孫叔孫將不待創而自服然後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德威化服天下使今日之魯即如我周治岐之時則西周之道復行於東故為東周

演費邑宰公山弗擾據費邑為畔亂來召夫子夫子欲往就他子路不喜悅說一向沒處去了何必又公山氏那裡去也這等人還濟得甚事夫子說夫召我的豈不曉得我做人徒然來召哉倘或有能委任我的我必定把周道行在東方其做個東周乎

〔商〕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測仁本在一心而言行五者於天下者。蓋仁以天下爲一體。一體中不可使有一處少滯。致成痿痺之患。但仁體廣大。沒個捉引方法。終難貫通。故就中分出五件。使他各就經絡以爲引導。恭寬信敏惠乃五者名目。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指天下言。蓋行仁若只有我這邊。沒有人那邊。終是不得能行。必須我以此感。彼以此應。精神各各貫徹。而絶無壅閼。方幾是能行

五者於天下方是一體的仁。

疏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說仁把天下為一體。會得行那五件於天下。沒有一處窒滞就是為仁了。子張復請問怎麼行五者於天下。夫子說不慢的恭。不隘的寬。不欺的信。不誤的敏。不刻的惠。這是五件。能行這恭。自處於敬。人也敬我。便不侮慢。能行這寬。我容得人。人也求容於我。便得衆歸。能行這信。我托得人過。人也肯托我。便使人都委任焉。能行這敏。做得事快。也完得事來。便有功績。能行這惠。我加恩於人。人也知感我的恩。便足以使令人。這正是行天下處。

問與上文問行仁於天下。似倒在境緣上用功。答曰。心內雖自

有功夫可做。然亦離境不得。心如明月當空。山川人物一切俱照。若光有照不及處。即是其月被掩。未有心境可分兩截者○

吳應科問。有謂不做得衆等不當作效驗說者。是否。答曰。今人只是肚腸小。併效驗二字怕說。不知所謂效驗者。乃就所應而証驗之謂。此感彼應。理勢自然。因不做得衆。乃以驗我之恭寬。但不可不盡其在我。而先以責應耳。果識得效驗二字。做便說何妨。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邢疏曰佛肸晉趙簡子之中牟邑宰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皂緇黑色也匏瓠也○廣韻磷薄不[illegible]

若匏不材

〔訓〕中牟、乃晉趙簡子私邑。佛肸以中牟畔。正與公山弗擾之叛季氏相同。不善不入。在未堅白的正該如此。故亦然之。不曰堅乎、不日白乎。堅白亦是平日所說。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乃解說堅白之不怕磨涅。磷、訓薄。緇、訓黑。堅白之不移於磨涅。以喻德至而不為不善所移者。匏瓜、乃是苦的。故常繫在藤蔓上。而人不之取食。以喻人之固守其身而不為世所用者。

〔演〕中牟宰佛肸、來召夫子。夫子欲往就他。子路說、往常由也聞得夫子說、親於其身做不善的君子不入他黨內。今佛肸在中

牟爲畔正是親爲不善的夫子之往就也卻要怎麼夫子說然果有這不善不入的言也然不曾說堅剛乎便是磨礪而不被他磷折不曾說潔白乎便是涅染而不被他緇黑我正要待人磨涅豈是無用的匏瓜也哉怎能繫住在藤蔓而不爲人食

〔商〕陸迎日問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既說該往仍又不去是何言行之不相顧也答曰其欲往者一時濟世之熱腸而究竟事勢難行只索又住了手曰聖人於當下乃亦有見不到處必待轉念方纔停當耶曰世上事勢未必能行而情有難恝者往往有之此但可住手不可灰心如舜見象有思君之言便要百官與治究竟亦不曾行得曰公山佛肸夫子於他有何不可恝處

門出公山佛肸。便可行自己的道。救濟一世。何謂可惡。雖然。卽公山佛肸聖心亦無棄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測六言卽是仁知信直勇剛。蔽是遮蔽。乃逐所好而蔽於一偏者。蓋天下道理。雖其在自心。而處置之方。必全備於古今之事變。惟好學。則諳練日多。見得完全。方纔穩當。而不學者必有蔽。如好仁。一味要救濟人。不度德量力。欠有分曉。卽是愚騃。好知。一味要有知解。騖空杜撰。絕無憑據。蕩者如水之蕩漾。而無適

際也。好信一味要言語不爽。便理勢行不去的。也何執前言。不肯轉移。未免害事。故謂之賊。好直一味要行得直遂。便情理該得容隱的也恐不住。盡數逼迫出來。故謂之絞。好勇與剛俱以。勇屬加人一邊。剛屬自任一邊。好勇一味要奮發。便是名分所制的也去越過。必至犯上而亂。好剛一味要矜高。便是力量不到的也去承認。必至高自矜許而狂。六言本美德。而以不學俱成蔽。甚言學之不可已也。

【通】夫子說由也。你曾聞得六樣言語。有六樣遮蔽麼。由站起來對說未曾也。夫子說你且居坐了。待我告語汝。若只好仁愛。不好學仁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可罔的愚。只好知識。不好學。如

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浮想的蕩。只好信實。不好學信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冒險的賊。只好直遂。不好學直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盡情的絞。只好勇敢。不好學勇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犯上的亂。只好剛果。不好學剛的方法。其遮蔽也。即是自肆的狂。只一不學。隨你甚麼好處。都變成不好的。

〔詩〕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識如字讀○朱註曰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羣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

〔淺〕此極言學詩之益。以引誘人。

【演】夫子說。小子們甚麼不去學夫詩。詩感切人情。好把來興起。洞盡世故、好把來觀看。羣聚相爲規諷。好把來羣。怨誹出自忠愛。好把來怨。讀孝子的言。近在家裡、有事父方法。讀忠臣的言。遠出在外、有事君方法。且他托物比興。因又多識認於鳥獸草木的名目。詩裡有這許多益處。

【商】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歟〕 ○朱註曰周南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

【測】周南、自岐周以南之侯國。召南、使召伯布政於南方。總是文王化行之地。蓋蘇后妃以及列國之夫人游女。皆化其德也、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言既做個人。定須為周南召南。若不為此。便從家內幾個人。先行不通了。正墻面而立。只是喻當面不可行之意。

〔演〕夫子謂伯魚說。汝曾學做周南召南。曉得化行自近的方法麼。做了個人。若不去學做周南召南。這人於眼面前。便沒法處置。選那一步好行得。恰像正向墻面而站立也與。

〔商〕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測禮記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人惟實能踐履此禮。方纔把玉帛來交際。惟實能享樂此樂。方纔把鐘鼓來宣

暢玉帛鐘鼓固麼不得若把他全當做禮樂便錯會了乎哉要得咏嘆不露之意

演夫子說物不歷備禮的喚名禮的喚名只這玉帛便喚做禮乎哉器不歷陳樂的喚名樂的喚名只這鐘鼓便喚做樂乎哉

商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那疏曰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牆也

測色在臉上的粧得嚴厲凜然難犯而內裡宅心處一味柔軟絶沒些剛腸在訓柔正與厲反這等人也粧成個大人模樣故比他做小人猶穿窬之盜者盜名之大人與盗財之小人總是

一般心事也。

〔演〕夫子說顏色上是嚴厲。而却又內裡柔荏。這等粧做大人模樣。若比於小人。正像穿壁窬墻的盜賊一樣。怕人知覺的呢。

〔附〕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荀子原慤註讀作愿

〔測〕原與愿同。愿慤本是好處。而合以鄉。則是修細謹而要鄉曲之譽者。鄉人未必皆善。所稱豈盡當。以此得名。必非真品。德之賊。謂把德都偷竊了。正指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處也。

〔演〕夫子說。通鄉都稱愿慤的人。他粧成忠厚模樣。哄人道好。乃是偷竊德的盜賊也。須防備着他。

商文南英問鄉原之忠信廉潔若全是體面假飾而所行實有不忠信不廉潔處必然露出破綻誰人無眼何以能無刺無非答曰此疑得最是鄉原行事必是能忠信廉潔的曰既如此又何以謂之似曰此當連同流俗合汚世看堯舜孔子之道必以天下爲一體要人人學好鄉原只把自己行事做成忠信廉潔而不以此去待人如流俗汚世也便順從着他聽他混帳相處得來即此便見他全無物我俱成實意只要騙人喜歡便了故誅其心而以爲閹然媚世併忠信廉潔亦俱謂之似而非眞也

柴世挺曰世間豈有眞廉潔眞忠信而猶同流合汚閹然媚世者從古來未見有此人曰史稱馮道生平臥不設床席止一束

務所得俸與僕廝同飲食有掠美女相遺者寘別室而訪歸之歲飢出所有周鄉里而躬自耕野負薪對君僕以善言勸導此何等忠信廉潔而當世亦遂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易主即迎順偃仰自適略無愧色又何其同流合汚而閹然善媚也千古來鄉原亦不易做惟馮道所行乃爲酷肖若後世則以善宦而小廉曲謹邀世俗之譽者亦或有之要不過得鄉原之具體而已曰如馮道則後世皆知唾罵恐未必能如鄉原之欺世曰正爲後世總知唾罵當時實盡被其欺若非人望所歸如史所稱仰爲元老則何以累朝皆尊禮之而不加擯斥曰鄉原旣能眞忠信眞廉潔如此欺世夫子又以何法識他曰有何奇術只看

他同流合汚而無與人爲善之念便是一針刺骨足爲西秦照
膽之鏡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訓〕道塗俱是路總是隨聞隨說之意聞得了須放到心上理會
方得他受用若急急說出這只在口頭費弄一番便拋過故謂
之棄

〔演〕夫子說道路上聽來却就在塗路上說出全不安放在心裡
這是把德來拋棄了也

〔商〕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測鄙如村鄙是無大見識的此亦不爲至惡只因見識小了知有一身不知有家國天下故患得患失至於患失而無所不至則或要結奸黨或讒害忠良或蠱惑君心而流毒天下種種奸惡本非初意然爲無奈事機所在放捨不得便畢竟到這田地故事君者當辨鄙夫於早

〔演夫子說村鄙的夫好與他同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事君也愁患要得之既已得之愁患復失之患得還有了期苟患失之便凡可爲固位計無所不至了

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〇說文肆極陳也玉篇廉稜也

測凡所習失其和平者皆爲疾病不必定是氣與生成肆是陳列要做狂的進取不免高視濶步把未到的好事都攬取開來蕩則蕩溢不收越過隄防逃不好事也放開去做廉是稜角要矜持不免露了稜角凡自守處或欠渾融忿戾便一味忿怒與世乖戾不合要去凌人了直是直遂因爲愚了沒見識不會委曲周旋只得徬實行去詐則便哄騙人反要弄虛頭而已矣總頂上三件謂狂矜愚的疾俱底是爲蕩爲忿戾爲詐這等罷了

原病都從不轉來甚有嘆息之意。

〔演〕夫子說古時人民有三樣疾病如今或連這疾病都變得沒有了古之狂也爲恣古的放肆今之狂也爲踰閑的流蕩古之矜也爲守己的廉隅今之矜也爲淩人的忿爭乖戾古之愚也爲率真的直遂今之愚也爲弄詐的奸詐把三疾是這樣結果了。

〔商〕與孔光開既謂之疾明爲不好一邊夫子何以取之答曰只爲世人於好處未免作假除是不好的疾尚或率真夫子正要就真病處去下鍼砭照料世人又會粧假病症候不明沒處下手夫子直是許多傷感故付之而已矣一嘆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測〕紫之間色本不如朱之正色然若兩樣並列反形得紫色濃艷耀目朱色不覺動眼是紫把朱的色奪了過來鄭之淫聲本不如雅之正聲然若兩樣同奏鄭聲淫靡雅樂和平只聽得鄭聲雅樂倒聽不仔細是把雅的聲音都攪亂了利口乃說話趄給不過是一張快嘴國家千萬世之業豈容他搖動得然不覺又入其中把極大邦家都被他口舌翻覆轉了覆字只作翻覆而覆亾意自在其中者字即指利口之人天下邪之能勝正大槩若此故俱爲可惡

〔演〕夫子說世間偏是邪的會掩正怪那濃艷紫色之炫眼把朱

色奚奪也。怪那淫哇鄭聲之動聽。把雅樂混亂也。怪那一張利口之顛倒是非。把個人邦家都在舌尖上翻覆者。

商湯只如問國家怎麼在舌上翻覆得。答曰杜詩翻手作雲覆手雨。雲雨怎麼在手上翻覆得。曰如此是覆邦家只是假借形容。然自古如伯嚭之譖子胥。秦檜之譖武穆。畢竟邦家爲他覆以難道不實有其事。曰。誰道不實有其事。正俗語所謂舌頭下壓殺了人。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測夫子欲無言之意。只是要人務實行。教者親做個樣子與人

看學者照他樣子去做總不在口裡虛說所謂做的是真說的是假也然本意夫子不曾道出子貢雖曉得因要發其隱故有不言何述之問天原不曾有聲何嘗說話四時行是四時各循其令時至即行更無有愆期失候而欲息者百物生是百物各得其氣具形質以有生更無有氣候已至而滅息者此皆是天之所為天何言哉與上句同意以喻夫子四時行即為之不厭而躬無惰行百物生即誨人不倦而人皆遂省天何言即默而識之也正意猶云我有何言說只是自己實落做去你們也照樣去做我有何言說註疏曰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此非得旨

〔演〕夫子說。我的意思。欲要沒了說話。子貢問說。夫子如若不說話。則從學的小子。把甚麼得述焉。夫子說天何曾有言說哉。春夏秋冬的四時。都照氣候行焉。飛潛動植的百物。都稟氣化生焉。天是這等樣做將出來。何嘗有言說哉。

〔商〕閔繼訓問。舊講講道理。原自躍如。不消說得。似於無言無字。更貼得著。答曰。舊講道理。躍如。自不須言。今講實行真切。故不須言。於無言亦俱可貼。但講理本躍如。則止是悟到的曉得。其餘小子。真令其難述矣。惟就實行說。則四時指教者。百物指學者。方為切實可曉。纔得勉勵小子之意。○徐繼溥問以四時行喻爲不厭明白易貼。以百物生喻誨不倦。竊疑無言則學者如

何便能會意答曰要學者會意正須躬行假如師友言責者的其子弟不必訓戒自必去讀書若爲師者終日游戲靡詩以讀書爲勸。其弟子豈肯相從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朱注曰孺悲魯人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

〔測〕既辭以疾而又使知非疾欲其知所悟也

〔演〕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

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何註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測宰我以三年之喪爲妨禮樂而欲短之是不知禮樂之本者夫子且不與辨只詰問他不安奉養的心道不安奉養的心從何來實出於父母之恩深難報人子果動此念則三年之喪於情自不容已若不動此念便使能盡禮制亦不過如世人之披麻帶孝而食旨聞樂居處安然如故雖有三年之虛文反不如期年之實行矣宰予豈有昧於此故欲短喪而令人共勉其實

與然人子報親之心終無盡極故夫子再三以情動之燧者鑽木出火之名改火者改變其所火之木也

演宰我問三年的喪只是期年便已長久了君子因居喪三年不習爲禮禮一定廢墜三年不習爲樂樂一定崩壞人事恐難久廢舊食的穀既沒盡新食的穀既升起鑽以取火的燧改了用木的火氣逝又已盡更只是期年實好收得了夫子說期年外你便去喫了稻梁穿了錦繡於你心下安穩麼答說安穩夫子說你心下果安穩便聽你去做他夫君子的居喪喫着美味不甘美聽着聲樂不快樂凡所居處都不安穩故不做那食稻衣錦的事也今你心下果安穩便聽你去做他宰我出去了說

子之忍心不仁也。你道三年長久。人子生了三年。方纔免於父母的懷抱。夫三年的喪。正爲報三年懷抱。乃天下通行的喪制也。予也心下思忖。也曾有三年懷抱的恩愛於他父母麼。怎的這等忍得過。

〔商〕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邢疏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圍棋謂之奕。

〔溯〕飽食既無治生之經營。終日又非時依之急遽。正好用心。乃反不用。無所者。沒個用心所在也。已訓止。博奕者。耗神蕩志。妨功廢時。非不肖者之事。夫子豈欲人爲此。乃甚言心不可無用。

而故借此以痛抑之。

〔演〕夫子說飽吃了飯到終日長久並沒個所在用他的心把空閒日子都虛度了。這樣人怎麽使得難矣哉世尚不有博奕的人麽。做那等極沒要緊事他也有個用心所在。還好過這博奕都歇了的。

〔西〕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測〕尚與上音同義別而意實相承以此爲上等。必尊尚之矣義只論事理之宜能屈能伸乃所以善其勇者此君子小人以分

言、

〔淺〕子路說君子也尊尚勇力麼。夫子說君子只是合宜的義把來做最上一等，若有位君子。有勇沒義。便要使氣，做犯上的亂。無位小人，有勇沒義。便要行兇做搶人的盜，勇怎麼尚得、

〔商〕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說文窒塞也非疏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訐謂攻發人之陰私說文面相斥罪告訐也

〔測〕夫子之惡。是理不該如此，而倒如此，故多用而字。乃相反之

辟也賜之惡是事本不如此而見以爲如此故都用以爲字乃做造之辟也稱者稱讚人有惡應該諫止倒反稱讚哄弄他爲惡下流乃汙下的流派上乃上達者以人品言訕則忌其形巳而謗訕之也窒是窒塞不得通達徼訓抄是掠取之意將他人意思掠取來作爲我的孫是遜順訐是當面攻發人隱情

演子貢問說君子愛人亦曾有憎惡麽夫子說有憎惡惡那見惡不止倒稱讚人之惡的惡那身居汚下的流派該得自愧倒謗訕上達的惡那有勇力該得持正倒無禮胡行的惡那果決敢爲該得直達倒窒塞不通的這都悖理反常可惡他夫子問說賜也你亦有憎惡麽對說惡那掠取人意本不是知把當做

知的。惡那不孫順本不是勇。把當做勇的惡那而斥人隱本不是直、把當做直的這都假托亂真可惡他

（而）洪如璧問稱讚人惡以爲美似非人情舊解謂不隱惡而揚惡亦自可惡答曰不必遠求只今朋友間好行小慧損人害物而互相哄誘者種種也、安得謂無稱讚人惡者且稱字不作稱讚單竟於字義訓不去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淵）此專爲小人發而女子特以相形故兩項平並懸中間加一與字蓋陰柔之性彼此正同易以女壯比小人。亦即此意。養謂畜養此必情分有關而不容棄絕如婢之在家。只得畢養着他。

不遜或言笑間褻狎我或竊我之權以爲鼓弄都是在有不孫與怨故遠近皆難而爲難養。

〔演〕夫子說惟獨女子與那小人一樣爲難畜也親近了他便狎恩不遜順離遠了他便挾仇爲怨恨須要處得停當

〔商〕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測〕見惡是必有惡行與四十無間有別。

〔演〕夫子說年歲到四十正是人品定時却還見憎惡焉料他難得追改到底是這樣了。

〔商〕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何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皆釋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史記周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史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

〔測〕三子遇暴君而無可爲計。不忘宗社之淪亡生民之塗炭。故或去或奴或諫死。各行其志。當時必有以所行不同低昂其間者。故夫子總斷之曰殷有三仁。蓋不以事論而直探其不忍之心也。註疏謂稱仁以其憂亂寧民。是說得是。

〔疏〕殷紂無道。微子避位去了。箕子裝在做了奴。比干進諫被剖心而死。孔子說這行事雖不同。都爲不忍民社傾危。殷有三個仁德焉。

〔商〕但宗皋問微子抱祭器歸周。說者皆以爲存宗祀。果否。答曰。左傳逢伯對楚子云。昔武王克商。微子面縛啣璧以見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禮而命之。觀此則微子歸周乃在武王克商時。

此所謂去特去其位而遯于野卽微子所云吾家耄遜于荒者時方慮國破家亾身之不保何知武王復封于宋而不斬其先王宗祀哉後人見微子去便要爲他討個好題目做以當時事勢度之恐未必有此念也孫儀曰微子之去旣不爲存宗祀則當以生死殉社稷何爲不諫曰微子爲帝乙長子箕子向曾勸帝乙立微子微子若諫紂必生疑觀箕子云詔王子出廼我舊云刻子則明教以遠嫌去位益無益于事徒殺其身卽仁者不爲也又史稱微子數諫不聽則當時亦未必不諫但不若諫耳但宗儀曰然則箕子何爲不諫曰史記紂爲象箸箕子諫不聽則箕子亦非不諫者偶有此一節心之事遂以佯狂被囚旣因

且奴則不復能再諫矣○雖代能問微子封於宋存宗祀也若箕子受封朝鮮所爲者何先儒解之謂封於朝鮮而不臣夫既已封王土豈得不爲王臣方之不事二君者果何如答曰記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當時微子去箕子爲奴則國事絕不與謀矣身既降爲俘隷而周復封之自與立人本朝納款推戴者天淵不同且觀書稱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祀乃殷時年號則新天子之正朔尚不敢須及于彼其爲優禮可知二子雖受周封而無損於仁疑或以此之故歟

栁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測〕柳下惠之言甚婉轉。而其意則謂直道難行于天下。要去也沒處去。何若依栖於宗國。情詞殊覺楚楚。

〔演〕柳下惠做箇管刑的士師。三次被黜了職。人對他說。子到如今還未好捨箇他去麼。柳下惠說。這不關去不去事。只是直遂了道事人。那裡去不被三黜。若是枉屈了道事人。又何必遠去父母的邦箇。不是要黜我。還是我不肯易的直道。自要討黜。

〔商〕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何註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史記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

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測〕景公即以季孟之間待孔子。亦不爲不厚。但又說不能用。故孔子行。蓋孔子去就。總不在禮遇之隆。而在道之行否也。

〔演〕齊景公酌量待孔子。說像魯君待季氏。則禮覺太厚。我不能爲。把待季氏孟氏兩個中間。攙和來待他。又說孔子的道。一時做不盡。我已是年老了。恐難等待。不能用他也。孔子因說不用。遂舍齊行去。

〔西〕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孔子行○何註曰桓子季孫斯也○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之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illegible]选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與魯君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

湖女樂亦是魯君受之獨指季桓子者權在季氏公不能自主也若相耽於妥樂便必不能行孔子的道故孔子行

商汪從憲問夫子之去只爲道不行乃其歌云彼婦之口可以

出走凳有畏譏之意何故答曰齊人歸女樂原爲要譏朋夫子

則此意似亦不無。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聞陸通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然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

測鳳於舜文時一再至是聖王之瑞故以非時而見爲德衰接輿既欲諷夫子隱則夫子與言之意亦必欲諷之仕彼此各伸其意者。

演楚有假裝顛狂名接輿的詠歌過孔子車前說治徵的鳳兮

治微的鳳兮何故非時不見的德這等下衰巳往的不可諫止
現來的猶可追改罷了罷了如今從政的多不免禍都危殆了
還出來做甚孔子聽了他歌下車來要把出處的道理與他講
話他曉得夫子意思急走避了不得與他講話

（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註曰長沮桀
耰覆種也輟止也　溺隱者津濟渡處

〔測〕執輿、即執轡、本子路爲御、因問津而夫子代之。滔滔、如水之流去不可挽回也。避人、是此處不好避之他去。避世則盡一世皆避矣。與其者、非全謂其非、能得避人乘暗投明亦自好。但與其爲彼避不如爲此。以歸而避世之意。憮然、因彼欲乘世而動我低徊不忍之感、鳥獸不可羣。而非斯人無與。則世何能避天下有道不與易、是易之正以其滔滔矣夫子仁天下之心、讀此數語。最爲淒婉。

〔演〕長沮桀溺。兩人相耦耕田。孔子經過其處。偶迷了路。使子路

就他問過渡的津。爲長沮說夫執輿在輿的爲那個。子路說爲孔丘。長沮說就是那魯國的孔丘麼，子路說端的是也。長沮說。象來是這慣走路的人。一定曉得津了。子路只得又問桀溺。桀溺說，子爲那個。子路說，爲仲由。桀溺說便是那魯孔丘的徒麼。子路對說，果然。桀溺說滔滔下流的。遍天下都是這等，那個把你變易之。且你與其跟着避人的士。擇主奔波也，怎比得跟着避世的士。獨居自樂哉，只是耰種不輟手。子路行來，把這說話告與夫子。夫子憮然傷感，說避了世人，只有鳥獸。鳥獸勢不可與他同做一羣。我不是這些人的黨類相與，那從那個相與。正爲滔滔要去易他。若是天下有道丘也安享太平。不與他變易

也。

【商】

管東溟曰。夫子以聖德當亂世。亦多傷感之言。然其平日殷若心處。則見於此章。渺然數。達盡溢是獨。上無可恃之天王。下無可倚之方伯。宗周既以次凌而大行。又以代木鐸述而窮偵。世者將發斷人為無可與。而與鳥獸同羣籍已矣。鮮哉深山不辭與鹿豕遊甚次有意在。上不必起易世之思。而夫將以夫子為木鐸。則易世之責。安雖欲易無道之世。則非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心亦最苦矣。定於易世之志。旣而後思以斯文待後死者。則又以萬世之人爲與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食如字讀○註疏曰蓧竹器芸田器也除草曰芸

訓丈人之責子路謂其不務農業而求仕遠遊子路乎日閒浮游則其原不以隱爲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亦道他有理黙然無言而拱立丈人止子路宿分明示以田間雞黍室家之樂未爲無意其見二子本非爲長幼之節但夫子欲就其事而挑動之故就此爲難端耳不仕無義者惟一人總理于上衆人分理于下方能使天下安居樂業各保其室家而共成世界若只聽一人孤立大家皆隱遁去則治理無人亂日亦見即山林亦豈能以獨樂哉故君令臣共乃天下古今之道義不曰行道而曰

行義者道猶可卷而懷之義則必無所逃于天地也仕所關之大如此豈容爲一身而傲然高不仕之潔然舜不用則行辭受女樂則又行必不肯貶道以相徇則潔身之義原未嘗有少失也。

演 子路跟隨夫子遺失在後撞見一個年老丈人把杖挑着芸田竹篠子路問說你在這裡曾看見我夫子過去麼丈人說你這人只去没來蹤闖走。四體不勤勞五穀不分辨知道那一個爲你夫子徑撇了子路自去植立其杖而芸苗子路聽了默然自失拱手站立着丈人因留住子路到家歇宿殺鷄做飯請他吃相見他二子焉過了一夜明日子路行來把這行徑告夫子。

夫子說。這是有德不仕的隱者也。使子路回轉去見他。走到那裡。丈人已先行避過了。子路就對他家裡說。不出去爲仕。便沒了君臣分義。長幼的禮節。你也曉得不可廢棄也。君臣的分義。爲甚麼倒廢棄之。你的意思不過恐濁世汙辱。要乾淨自家一個身子。到紊亂了君臣莫大的倫理。這怎知道君子心腸。君子的仕也。非無益好勞。单爲要行君臣的分義也。若道之不行。何須你說。我早已曉得了。

商賓愍廉問。夫子告沮溺丈人。何以所言各異。其意義亦相同否。答曰。不同。非斯人誰與。是謂萬物一體之仁。從他避世發論。故就避世一邊說。潔身亂倫。是謂綱常千古之義。從他見二子

發論故就事君一邊說同一爲仕有此兩種大道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按左傳稱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即仲雍也與泰伯同竄荊蠻荊蠻人立泰伯爲君泰伯卒仲雍立 ○薛氏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旅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 ○註疏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荀卿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道則一天下則獨立貴名禁邪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 ○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逸民〕註疏謂節行超逸是其人脫然物外而不爲世網所羈絆者必古有此稱而夫子因爲之評論伯夷叔齊因父一言兄弟遜國至武王伐紂寧甘採薇而餓死其不降不辱可知蓋於心爲志見於行爲身非有兩意柳下惠三黜不去已是降辱然觀其斟酌於去就枉直之間發言和平而行事詳審是乃中倫中慮者少連稱善于居喪其言行亦必與下惠同中倫者言有當於次第而不躐率中慮者行有當於自己思慮而不鹵莽也其斯而已矣謂他的好處只在這個所在夷逸固隱而不仕虞仲即仲雍其後雖爲勾吳長初時採藥荊蠻則隱之時居多而其言亦必放浪因兄泰伯去國即與偕隱能不爲爵祿所縈是

身中清、斷髮文身以自廢、不拂乎父志、是處中權。無可無不可、語雖渾融、然頂上與於是來、真指着逸民之行說。蓋諸人或避世或混世、行事固不盡同、總因不得乎時、而以超世爲念者、執定一格、故成其爲逸、若夫子道大莫容、所如不合。迹若有類於逸、其實下其身以爲天下、並無超世之念、無可者、不以其行非爲可也、無不可者、不以其行非爲不可也、不執死法、是乃所以異彼者。此必因目擊沮溺丈人之流、感慨千古。故引逸民以發論。謂自古高人不乏卓行可風。但我不定要去學他做超世的事、記者記此於沮溺丈人之後。疑非漫然無謂也。

演稱做逸民、超脫在世俗外的。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少連、夫子因斷他說不降屈他的志向、不汚辱他的身子、志行最高、是伯夷叔齊與又說那柳下惠少連、已是降志辱身了。那言語合着倫序、行事合着思慮、他的好處只在這所在罷了、又說虞仲夷逸隱遁居處放浪語言、未必中慮中倫。那身子合着清潔、廢棄合着權宜、他們都執定個超逸的法則、我則異於他們沒有那樣使得、沒有那樣使不得、

〔商〕姚元凱問。夫子之與逸民、其所處原自不同、若使夫子處數子之遇。不識如何作用。答曰。若使夫子爲夷齊、必佐武王制禮作樂以定太平。爲虞仲則逃與不逃未可知、決不至斷髮文身、柳下惠與夫子同時、而惠不去父母之邦、夫子則周流列國、即

夫子處數子之地亦未便如數子所爲然既云無可無不可則所與者乃與其有可有不可而非必定與其事也○郭凝之問中慮舊謂中他人思慮今何獨主自已說李玉柱曰柳下惠胸中不可一世那肯顧人的思慮若必求中人反要俯狥人情被他牽絆了答曰怎便說人的慮不當中但以本文原無人字恐費增添故不用耳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邢疏曰太師樂官之長亞次也諸侯每食奏樂各有樂師故擊鼓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皆名河者河內漢者漢中海者海內也

〔測〕去此之彼爲適是避地者一往不出爲入是避世者此必因夫子正樂而伶官皆識三桓之僭故各適去以避亂

〔亂〕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一）（二）

（一）何晏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二）周禮施作弛下篇去離也

測此伯禽就國周公餞送之辭施作弛乃離解而不相繫屬不施者相收相恤聯以宗親之誼也大臣錄效用屢試必有可倚任者不用則大臣爲虛位而國是無所主持故不使他怨我不用故舊或有功或有德于我大故如叛逆之類重大的錄跡不棄者但錄其身與以爵位不必定任用之也一人之身才具難

兼凡有一長卽宜取用故不可求其全備

〔通〕周公教魯公說君子治國不弛去那同宗的親族不使有位望的大臣怨不以用故舊有恩德於我的沒重大緣故不可拋棄也用人隨他的長無求全備於一人身上

〔商〕李浩問李氏謂四者皆忠厚之至是否答曰忠厚二字於不施親不廢故誠說得去至於大臣不稱其任方且為之議去若說存忠厚而亦使彼不怨用人之際不擇其能而漫云無求備如此姑息可乎曰然則以何字易之曰凡書中數語錯出各自有意不宜强合如必欲以一二字括之當以樹人立論何以見得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周家大封同姓正所以

廣我藩屏在天下如此。一國可知故舊是世臣與我同休戚、比那朝臣暮去者不同保全得他亦足以為之扞衛若大臣之不怨不以用人之無求備其為樹人又所易見者矣○周之伴問大臣定是以道事君的。如何因不以便至於怨答曰大臣以安社稷為悅則為得不以不安社稷為愁既使退所義所詫無用處怨禁得不嗟嘆這怨字正與舜怨慕之怨相同、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按人物考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為虞官國語云文王詢於八虞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蓋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有南宮适即伯适也是八士乃文武時人

測周才不止八士但以其萃於一家則為希有此文武時人詠

者益追慕周初人才之盛也。

〔西〕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訓〕命、即死生有命之命。致命、獨不言思者、得祭喪、猶可從容詳審。危則惟當直前赴之、不必更加顧慮也。其字指上爲士的人。可已者、即此已勾、不必更求其他。乃歸重於大節不虧之意。

〔演〕子張說、爲士的大節最要緊。若看見危難、捨致了生命。看見有得、思想着義理。祭祀思想着恭敬。喪事思想着哀痛。他有這幾樣、便不虧了爲士的品也好歟得了。

〔商〕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訓〕德具在吾身非大心包攝未免遺漏故執之須弘道流行宇宙非深心信向不能力求故信之須篤惟德能凝道語雖各別意只一事也弘且篤者方於道德纔以擴張以肩荷有之足爲道德重無之足爲道德輕若不弘不篤半上半落的雖彼自謂道德中人其實有無絕沒些關係爲有爲無即承上道德不必又推到世道上

須子張說執持所得的德不弘大信向所趨的道不篤至這樣人他也把道德自任其實看來便有他怎能爲道德的有便無

他怎能爲道德的亡。枉自執德信道一場。

〔問〕與應旻問有亡舊在世道重輕上看。今何以從道德說。答曰根上道德來。方直接得着。在世道上。又添出話來。然道德之重輕。亦即世道之重輕。但不說及耳。曰造詣未到究竟處。算不得弘篤。即不弘不篤。亦非全無所造者。何爲不關有亡。曰此正不必說到究竟處。只看發心時。發心果局而大志氣。專有此一人。便可爲道德倚賴。若局促浮游的。到底成不得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

何其拒人也

〔淺〕世間人原有數等賢是人品已成善亦一長足錄皆在好一邊是可者衆乃庸衆不能則才力不逮皆是尋常人在可不可之間若不可畢竟他人品心術有所未端不可與他交得的子張不深會子夏之意而但自伸其說若善用之則如註䟽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二賢之言俱無弊病君子尊賢二句是述所聞我之大賢與以下是辨拒人之非

〔淺〕子夏的門人問與人相交於子張子張說子夏說些甚麼對說子夏說交人不要混帳好相交的交與他那不好相交的拒絕他子張說這話異乎我所聞我聞的君子尊奉那出衆的賢

者而又包容衆人務獎那有能的善者而又矜恤那不能的人並不聞有拒他的我若果是大賢與於人自能化誨那個所在不容受我若是不賢與依了拒人的說人方將要拒絕我怎的我到去拒絕人也拒人那一處去得

〔兩〕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測〕春秋時九流百家爭鳴凡道術之出於旁門而不軌正大者即爲小道此亦必有一段精神一種作用非絕無可觀者致遠是以其道推而致遠如搏挖天地陶鑄民物印證前聖後聖泥則如塗泥之附物而不能前進所以不爲彼而爲此也夫子常

戒子夏為小人儒。今所言如此。必已進於君子。而學務其大矣。

演 子夏說雖旁門的小道。必定有一長精到好觀看的所在。難道全說他不是。但推致到天地古今的遠處。恐怕窒泥難通。係好倚靠得他。為這緣故。所以君子不做也。

一商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測 好學者。惟日孜孜。匪在日月字上。每日每月俱如此也。知本在吾心而不偏則不發。若所本亡者。故要日逐知其所亡。已知的。即是能。每月總計。又常常在心不遺忘了。日知。或籍見聞觸發自心。而月無忘。則止從自心溫養。如拳拳服膺。著逐日[illegible]逐

月工夫逐月有逐月工夫無一時肯虛度故謂之好學

演 子夏說日門最容易蹉跎若每日零星能知識那所未知的每月總算又將前能知的溫養不遺忘那所已能的道等時刻不放寬念念在學好道他是好學的了

商 吳士魁問日知何謂必務見聞答曰若自心參提則須積久而一朝頓悟未必日日有知惟日知故料其必以聞見啓心知者也那士俊曰如此則終非徹悟之學有何益處曰月無忘而溫養之久則亦必有豁然大徹時在中人以下用學知功夫的只得如此劉紹纁曰一說亡字即如字讀乃舍則亡之亡謂求放心也何如曰如此當云日求其所亡不謂日知其所亡了此

一字兩訓各隨文義若必欲如字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既對有言豈亦不作無字讀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訓博學無所不學取之極廣篤志則又志向懇到不使少涉於浮泛切問如刀切物剖析開來辨之極深近思則又思想傍着貼緊處不使少涉於幽渺仁之體段必吾心與宇宙合爲一源今博學切問則廣收之宇宙即是博文篤志近思又約返之吾心即是約禮此正求仁之方但以其方用功夫而未証本體故僅以在中爲言

述子夏說廣博以爲學而又懇篤其志向深切以爲問而又貼

近其思想做這等掛收約取功夫雖不便是本體的仁斯也不出這裡面了

〔附〕章物采問思訓何要近答曰人之一心原包乎宇宙近思非料他放在腔子裡但看於道理上何如傍乎理雖索之六合之外亦是爲近離乎理雖求之耳目之前亦是爲遠〇徐時泰問仁在其中與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文法一樣俱是意本不在此而反得此之謂若仁則所學何事而亦可言意本不在此也答曰爲仁可着意的是功夫不可着意的是得手倘一取必在此即與先難後獲之旨相背故此亦着意不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淵百工居肆。未有不做就器具。成其所事的。君子爲學。倒反優游玩愒。或自畫。或願息。未必能推致其道。是謀道不如謀食的精專了。故並舉以相形。謂居肆必須成事。爲學必須致道。庶功夫不爲閒用。乃責成君子之意。肆、造作處。致道者、盡道之量而無欠缺也。

淵子夏說。百工居在肆內。不是打哄。乃以成就他所做的事。君子爲學。不是虛勞。乃以推致他所造的道。謀食謀道。一般樣要有成驗的。

商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訓〕文是修飾。乃好字面在他處少不得。獨于過上不可有益人之過。任他醜陋暴露在人目前。人可指摘。我亦可改圖。若加以所飾。使外面掩蓋得過。全便將過藏匿在內。而不可救藥矣。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

〔演〕子夏說。小人的過誤也。不聽他顯露。必定加上文飾。不好的倒裝成個好模樣。

〔商〕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朱註曰儼然者貌之莊温者色之和厲者詞之確

〔訓〕三變在望之即之聽之處見。君子原非有變者。

〔演〕子夏說君子氣象有三樣變更。遠遠瞻望着他。儀度儼然可畏。及就近即之也。却又顏色溫和。聽他的言語也。却又辭旨嚴厲。把一端盡他不得。

〔商〕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測〕兩信處。不但我施信於他。亦要他信得我過。眞知我之勞與諫。乃出於忠愛一念。有爲不得已者。而非好事也。未信則不免以爲厲且謗。故事使之際。必以至誠動物爲先。

〔演〕子夏說君子與民相信。已諒我要逆他。方纔去勞役其民。若

未曾相信先勞民，便道是暴虐己也。與君相信已，諫我要忠他。方纔去諫諍。若未曾相信先諫君，便道是謗毀己也。信最是事使的先着。

〔商〕凌吉徵問：信守誠要他信得我過，恐難強得，且又多添一轉。答曰：若除去他信我邊，單就我說，則下文未信以爲厲己過，是那個道我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測〕大德是德行之大端，小德即大德中之細目。閑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子夏豈忽小德者，特故抑之以歸重大德，蓋道理雖要完全，而功夫却難並進。若功夫太周匝，反不能得力，故特

論不得不偏重一邊。

〔演〕子夏說德行要識重輕。重大的德。若不踰出在防閑外。細小的德。便于閑內有些出入。亦使得也。

〔商〕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訓〕可當洒掃應對進退。謂嫺于威儀言辭。非專做洒掃等事。本是根本。在心性上功夫。君子之道。是君子教人的方法。傳。謂傳以

木。倦謂緩于傳孰先孰後孰字指着受教的人方于譬諸草木

直接得下區如田之一區兩區草木種類不同難以並植須爲

區界以別之學者根器不同亦須辨其孰當先孰當後若不審

其力量所至而强以不能是乎白地寃枉了他故謂之誣有始

有卒者起頭與究竟一時了手此惟聖人爲能何可望之小子

二賢皆列于文學之科子游豈獨廢乎末葢欲舉本末並傳是

即一貫之旨而子夏之不遽傳以本者或當時門人盡屬中材

未可語上亦是循序之法子游之言可接上根人子夏之言可

接下根人兩說俱當並用者也

〔演〕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小子只當着洒掃應對進退便都成個

根株儘好了。抑此是末節也。幾到根本處便沒有怎麼使得子夏聞得了說。噫言游過當了。君子教人的方法。于那個要當先傳授焉。于那個要向後倦息焉。只因他譬如草木種類不同。各為區界以分別矣。君子教人的方法。亦當因材以篤焉。可把力量未到的去誣罔他也。有起頭有結果。一時便了的。如何可責得小子。其唯獨是一貫的聖人乎。

（問）徐元明問。程子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二子岐本末為二。未免分析。答曰。程子之言。誠說得貫通。但在能精義入神的便曉得洒掃應對不離道。倘若未能精義入神的。教他向洒掃應對處理會。如何辨得。蓋設教與論理不同。論理儘

可階遞而設教必有等級若不論設教之方而但暢階遞之旨
則夫子教人何以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分乎游夏所見恐未
便不及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測〕仕是治人乃行治己的學問學是治己乃求治人的方法優
者所事已克足而力尚有餘也仕學本一理相因若一味治人
有空閑力量不去身心上整理雖做得些事業本原畢竟有虧
此一類人管晏是也若一味治己便學問空閑不去見之作用
雖自己身心有得不過成個自了漢此一類人荷蕢接輿是也
故仕優便學學優便仕二者不可偏廢兩則字語氣最緊

（演）子夏說。爲仕的原爲行所學的道、有優餘處便去爲學。爲學的原爲明所仕的理、有優餘處便去爲仕、兩下不可偏向了一邊。

（附）汪詡卿問。一說側重在學邊。似得夫子重學輕祿之旨。答曰若側在學邊。兩則字須各一口氣如何相打得轉。只爲世人貪慕富貴。將仕做業、故特論者必重學輕祿以立堤防。若孔門所論之仕、原是行義。便仕學並重何妨。程純佑曰仕學語氣固無低昂。但兩優字終覺有別。仕之優止是一時有餘力。即學。學之優必是全功有餘力。方仕曰固亦是。但如使漆雕開仕及言由賜求可從政。似未必全功有餘。恐亦難盡拘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註〕子游平日素考究喪禮而此獨偏言哀者亦是重本輕末之意

〔演〕子游說喪事何用多儀只是致極乎哀痛而就止

〔韵〕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註〕仁之體段極高廣其樞紐處極精實爲難能正是子張爲仁處他在仁的體段上恢擴亦不易能但不返歸精實故以未仁規之未者謂及約之有待而非直絕之也

〔演〕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也他學問高廣出人頭地爲難能也

然而欠了友約未得爲仁

〔商〕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測堂堂即升堂之堂此言其造詣之高廣正是仁的氣象難與並爲仁謂只好他是這等做人學他不得故難與一同爲仁此褒許之中微寓刺意蓋亦欲以友約規之耳

演曾子說堂堂乎高廣的子張也他規模果好只是人學不得樣難與他一同去爲仁了

〔商〕唐時問舊說謂子張務外自高觀其思敬思哀信道求篤此言恐未必然答曰是務外自高乃一弄虛頭妄人耳何以爲[illegible]

能。何以為堂堂且夫子教人必因病發藥。若果務外。正當教之近裡功夫何干其問仁反告以行五者于天下此必其材品宏邁允為大受之器故以仁之全體平付之。但其局面固好。而於克復處或未精密。於是朋友間復相爲規切亦欲因其長而成就之焉可因一二貶語。遂併其所發者俱一槪抹殺也。

管東溟曰。子張問仁。夫子進以恭寬信敏惠之德。其論交道。則于人何所不容。賞之進仁可知矣。子游獨謂其未仁。而曾子又謂其難並爲仁。何也。曰子張有過人之體段。而於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縝。動多于靜。而用過其體者也。在夫子則以仁師之。而顏子子貢則以仁友之矣。子游重本。曾子守約。皆謹嚴之學也。而曾子尤爲縝密。與子張之闊大正相反。故不能與之並而爲仁。然子張嘗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而不可輔者。必有與之並爲仁者焉。特不可與曾子並爲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測凡人用情常是放寬一着所謂偷心者自致則把念頭致竭無餘必也親喪乎矜惻匱之辭以省動世人令他即此自反

演曾子說我曾聽得夫子道來人情大率要留着些未有肯把自己的情致盡者也必也或是親喪麼雖道這等事還有不自致的

問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註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

測其他凡生事死葬皆是人子豈欲改父之臣與政但臣或所凡不合政或於己不便終難日久遷依而莊子獨不改真是已

與親合爲一心。自然而然。不繇勉强。故稱其爲難。蓋莊子父爲獻子。原不當改者。非可以幹蠱例論也。

〔演〕曾子說。我曾聽得夫子道來。孟莊子的孝親也。其別事誠爲難得。還好能也。獨他不改父用的臣。與父行的政。不是父子同心。怎來得道。獨爲難能也。

〔商〕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何註曰。陽膚曾子弟子。

〔測〕失道。不外於教養之乖方。民散者。既乏衣食以生養。又無禮義爲隄防。心各離散。而不相維係也。情乃犯罪的情實。得情則

可以定罪而我無枉縱於彼矣。然所以致此，實有可原，故為之哀矜而勿喜。此一念中有多少詳慎寬恤之意，含於無盡，最可深味。

〔演〕孟氏使陽膚做管刑的士師，陽膚問於曾子。曾子說，為上的教養無方，失了他御下的道，民心離散已長久了，怎教他守得法來。設或得他犯罪的情實，便為哀矜而勿要歡喜。

〔商〕王師濟問，民之犯罪既繇失道，則救世者正宜于此加意，詎何止為哀矜空空一念，亦何濟于事乎。答曰，此正從源頭處撥動，果存是心，則盡道自不容已，無限作用皆從此流出矣。然又有說，或士師所司者止刑獄，而盡道非力所能，知有哀矜則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士師之道亦可無忝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測〕此非貸紂之惡乃以下流儆人君子惡居下流是本意而特借紂以形起之耳下流爲地之卑下而衆流所趨者人之處不善而惡名咸聚亦猶是也

〔演〕子貢說稱極惡必指紂紂的不善不是這等太甚也只爲他居得不善是以君子惡着身居下流處天下的惡都一齊向他歸聚焉

〔商〕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測]如日月之食只是個不遮掩皆見皆仰處便是凡人不但過要遮掩即改亦要遮掩蓋恐有後日之改便顯出前面的過來總是一團曖昧心腸惟君子則過與更俱聽人一齊看見易見爲仰者其見更時更有欽向之心也處過如此心事益見光明過何足以損君子

[演]子貢說君子的過也如日月的被食焉其過誤也人都看見他其更改也人都欽仰他絕沒有一些遮蓋

商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如字讀○何註曰公孫朝衛大夫

訓道獨言文武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在于文武且堯舜世遠易湮而文武爲當代之制故謂之未墜朱註指禮樂文章即易詩書周禮可考而知也未經夫子刪述之前原散寄在人賢是有識見的不賢是沒識見的大小乃大綱細目無人不有則無人不學無人不學則無人非師如問禮問官入太廟毎事問俱是

演衛公孫朝問於子貢說仲尼從那個爲學子貢說文武制作

的道。未墜落於地。尚散寄在人。有識見的賢者。識得他大綱。沒識見的不賢者。識得他小節。凡人莫不有文武的道。焉夫子惟道在便求。那個不學。而亦何所常師之有。

商、李調鼎問文武之道。既即是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則此乃指流行之道脉。恐不當以禮樂文章言。答曰。若指流行之道脉。則當亂迷堯舜矣。何以言文武。言文武。即有憲章意。且未墜而識於人。亦是有物可指。如制作之類者。故以禮樂文章言為是。曰。分了識大識小。似大者指流行之至理。小者乃指制作之粗迹。曰。至理只在心悟。粗迹乃可學。人既有個賢不賢。可分頭去學。總是粗迹。夫子善會之。則皆至理矣。曰。如此則夫子直從心悟

足矣。又何必學人，曰，道器原不是兩物，如學琴師襄而得文王之爲人。得文王爲人本至理，非學琴亦無繇得也。又況禮樂文章而可忽視哉。如此正見聖人妙契千古處，若必示以至理纔知至理，又何以爲聖人，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何註曰，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七尺曰仞。

〔測〕牆以言其造詣之峻絕，宮以言其蘊藉之宏深。二字不平，乃宮之牆耳。因牆有高卑，而宮中有見有不見。故云賜之牆，夫子

之牆。只須牆說下。宗廟即指宮。百官乃宮中所有。美者狀其光輝。宮者狀其充實。借此以形胸中之所蘊也。

〔注〕叔孫武叔告語大夫於朝說。子貢賢過於仲尼。子服景伯把這話來告子貢。子貢說。賜與夫子。譬如宮室的牆垣一般。賜的牆。纔到得肩邊。外面窺探。牆遮不過。便看見內裏室家的好處。夫子的牆。有數仞高。若不得他門進入。便被牆遮過。不看見宗廟的華美。百官的富盛。今得他門的蹊或寡少矣。怎教他曉得好處。武叔所說。不也是應該的麼。

〔節〕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訓)不可毀是毀他不得看下日月可見日月之無踰只是言其高何傷亦謂不能抑之使卑也多猶言祇不知量乃不知已與日月相懸之分量

(演)叔孫武叔毀謗仲尼子貢說毀他沒幹無用爲此也仲尼不可毀你毀謗得也他人的賢其高丘陵也有會高過他的猶可踰越其上也仲尼的高日月也再高他不過無可得而踰越焉人雖要去毀謗自己棄絕他的高自在其何曾傷損於日月乎祇見他不曉得高卑懸絕的分量也

〔西〕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何註曰綏安也徐曰執綏所以安也

測天之不可階而升以喻夫子之不可及此只虛說形容還未明剴故又以得邦家狀之夫子神化之妙雖無處不達而得邦家則作用方顯凡人所易見也所謂者必古有此語立是植立在道中即扶翼之而使自得者行是在道上行走即無反無側

遵王之路者。綏、訓安。來、是來歸附於我。即舞干羽而有苗格者、和、是踴躍順從于我。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妙處全在斯字。此有感。彼即應。莫知其然而然。非心思之可測度。非作用之可擬議。誠有如天之無階以升者然。故再言如之何其可及以應轉前意。

〔演〕陳子禽謂子貢說。你道仲尼賢。乃為恭敬也。仲尼豈真賢過於子乎。子貢說。你怎的這等輕說。君子一句言語停當。人便把他做有見識的。一句言語不停當。人便把他做沒見識的。言語不可不謹慎也。夫子的不可及也。沒等級擬得。就像天之不可階級而上升也。只因不曾作用出來。不見得若夫子之得邦家

者。真所謂植立他。百姓就植立。引道他。百姓就遵行。撫綏他。百
姓就來歸。鼓動他。百姓就和悅。其生也。有尊親的榮。其死也。有
思慕的哀。這等神化不測。怎的他可及得也

商鄭尚友問。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非竟于夫子身上。如何體貼。
答曰。只就天體貼便是。子貢于夫子。比之以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日月之不可踰。天之不可升。皆因就夫子身上。實說不易明。
故特借所易見者以形狀。若必于夫子身上。更求如何是宗廟。
如何是百官。如何是日月與天。恐非子貢指點發悟之意。曰。既
都是虛喻。謂何又說綏來動和等。曰。亦須說些實事。纔於虛處
証得其實。但夫子原不曾得邦家。即綏來動和等。亦是虛話。又

於何處見得真實。曰。夫子相叙三月如別途不飾假等。便有許多感化人處。此雖未是盡夫子蘊一。而亦略露緒餘矣。窺一班而知豹。安在不可見得那家之作用也。洪度曰。有謂子貢不把本體處論夫子。只論到作用上。還是其識見不到處。曰。因爲本體難見。故說到作用。正要人從作用處窺本體。又道是只說作用。不說本體。這等還覩之見。怎麼去覺到識田裡來。曰。舊說原謂天之不可升。是狀本體。立之斯立等。是狀作用。似於意義更覺周匝。曰。如之何其可及。則與夫子之不可及。相爲呼應。則中間立之斯立等與天之不可階升。自必無二意。若本體之不言。則古人說話點頭應腦。掐東識西。正見他悠長不盡之味。豈如

今人關江綱文字件件裝進。乃爲完美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註疏曰履殷湯名玄牡黑牲未變夏禮也皇大也后君也親而不賢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權秤也量斗斛也此二帝三王之事錄合以成章簡大爲與湯誥泰誓之成則此章其文畧矣

〔訓〕記者歷敘堯舜禹湯武孔子之言以見道統之相承也堯命舜之辭無可考其言見大禹謨內既曰舜亦以命禹則堯必以先之矣咨乃嗟以歎大而嘆息也曆數即今曆日中之年數帝王在位必有正朔以紀年號堯欽若昊天首重曆象故以禪位爲曆數在躬中乃無過不及之理允執者信能執持而不使有毫髮參差也中不但存於心而見之行事則政平人和天下舉得其所四海困窮正是不能執中處天子玉食萬方故爲天祿永終者永遠斷絕以見曆數之難保也舜命禹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辭總爲執中而設故將亦以命禹一言括之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是湯放桀而告諸侯之辭皇皇后帝訓大

大君帝、謂天帝也。有罪、指桀。帝臣者、以諸侯爲上帝之臣。是非己所敢臣也。不蔽、謂不蔽其善。簡、訓閱。有罪有善、皆如上帝心下簡閱過的一般。既欲仰對天心、使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罪在朕躬者、係己處置失道也。周有大賚至食喪祭、是武王事。其中雖有周親四句、乃武王伐紂而誓師之詞。賚、訓賜。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善人是富者、獨加厚於善人也。周親、是周同姓之親。仁人、是有德之賢者。謂賢賢獨勝親親、不私於所親也。權量乃在官取民及民間通用、多重入輕出。故須加謹愼。務得其平。法度者、凡以上御下畫一之式。俱謂之法。其中細微節次爲度。審則詳明而不紊亂也。廢官、或有官無人、或有人不稱其

官。脩則脩整而庶官各舉其職也。惟其法度廢官皆政所繇行者，故四方之政行焉。滅國，謂諸侯之國，當時爲紂所滅者，則復其爵土以興起之。絕世，謂聖王之裔，如堯舜禹湯之後，廟祀已絕者，則封其子孫以繼續之。逸民，德行超逸，如微箕商容之類，不仕于紂者，舉則使之在位也。滅國絕世逸民，皆民心所繫係者，故天下之民歸心焉。食喪祭，乃養生送死所在，凡事雖所留意，而於此尤加重也。寬則得衆以下，是孔子平日論仁之言，即所告子張者。其無子曰，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嘗有湯武字也。

葢自堯以一中授舜，道統已開其先矣，然必以四海困窮爲念，是中乃所以行仁者。自此湯承天討罪，心切萬方，武布政寧民，

係情天下。皆不外此仁。而夫子亦務以仁道設教。豈有得乎一中之傳而衍之者歟。記者於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而終以孔子之言。道統之傳。端必有歸矣。克則得衆以下採方如瀾解

〔演〕道統惟堯獨盛。堯傳舜說。咨嗟你這舜。上天紀年的曆數。今輪在你身上。須實落執守這中道。使天下得所。若四海困窮。便所食的天祿。永遠終絕。曆數不是好承受的。舜傳曆數于禹。也把這執中來命禹。湯放桀。告諸侯說。予小子履。敢用玄色牲牡。敢明告於大大君帝。鑒臨在上。桀有罪。予不敢赦。有爾諸侯。乃上帝的臣。有善予不敢隱蔽。這都簡閱在上帝心裡。不是我容得私的。有個朕身上有非。不干萬方事。萬方若有罪。這罪都在

我一人身上。周武王伐紂、散財發粟有極大的賚賜。獨於善人是加富厚。他告師說、雖有周家的親戚、待他還不如有仁德的人。百姓若有過失、都只在我一個人。於是謹慎那取平的權量。詳審那頒行的法度、脩整那廢墜的官職、因此四方的政。都通行焉。興起那諸侯見滅的國土。繼續那聖王久絕的世系。舉用那超逸不仕的人民、因此天下的民、都歸心向往焉。所尤加重。是民養生的食、送死的喪。祀先的祭、孔子告弟子爲仁說。寬厚便得衆歸附。信實便民都委任焉、勤敏便事有功績。公平便人心悅服、堯舜禹湯武孔子相傳道統。大略是這等。

〔商〕孟師尹問、執中觀惟精惟一。似只在心上說。答曰。功夫雖在

心而運用却不離事。如手之持秤。方其無物。則置錘于定盤星上。如衡之平。及其有物。必因物之多少。以爲推移。方重輕不爽。豈容執定在一處。○曹覲文問。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蔡註。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今講與書經不合。恐失來歷。答曰。亂臣十人中。原有同姓與外姓。惟賢賢勝于親親。公而不私。乃能同心同德。註疏原如此解。與書經本文亦自說得去。○陳義錫問。舊謂滅國是有子孫而無附土者。則裂土以封之。繼世是有附土而無子孫者。則擇旁支以續之。今講似與不同。答曰。然。滅國雖有子孫。豈宜不問愆否而濫復。絕世若有

爵土其國人自能尋旁支以續又何待武王。蓋滅國乃見滅之國必出於紂之肆惡而非其罪者故當興。絕世乃久絕之世必帝王曾有功德而其子孫失國不能世守廟祀者故當繼。○柴世基問前敘堯舜而周書雖錯落皆有頭腦如貫以堯曰及舜及予小子履及周有可見。今寬則得衆四句既是孔子之言何不明白指出。何爲又去却恭惠二句而換以公則說此等處不能無疑。答曰如堯曰誠是裝頭其小子履乃因本文原有字面。相帶引來非有意標出且引別書言語必須指明其人而夫子之言即在論語中似不標明亦可至易以公則說者看前所引書經語句亦多改易原不拘定字字相因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通】五美四惡論政之法戒獨此爲詳所謂除惠易要費勞易要怨欲易要貪泰易要驕威易要猛此皆事勢相因而能不犯幾

見惠勞欲泰威的妙處。故以爲美。因民之所利、不專是生財之法。凡民所便利處、皆俯順民情而成就之、這于民既得惠于己、又不費。故爲惠而不費。勞、不專是工作之役。凡教他做的皆謂勞。擇可者、擇其事理所當然、民亦道是該勞的。故不怨。欲仁、是我心裏要兼濟天下。得仁、則果於天下有濟。這不是有所取于人。故不貪。無衆寡大小而皆無敢慢、只在自己心裏操練得精神。自然心廣體胖而舒泰。並不至意氣加人。故泰而不驕。正衣冠尊瞻視而人畏。只在自己身上簡點得端重。自然氣度覺得威嚴。並不至勢力凌人。故威而不猛。不教而殺、是不教道他使知向方。因有罪便殺了。不戒視成、是令人做事、不先戒諭、要立

看他成就。慢令致期。是與人相期。把命令遲慢。要依期立致。暴者踈暴無序。賊者陰賊害人。猶之乃一樣之意。謂前後免不得一與。乃出此納彼之際。却又吝惜不捨。有司者守藏之吏。而非從政之體也。[illegible]

戒致期與人。皆行政所必行。雖聖王豈能廢此。但只是不教不戒。慢令就去行法。責於民者本難。該緩的反急了。出納之吝。施於上者本易。該急的反緩了。行得沒次第。便為政害。非謂於政外另作惡事也。

演子張問於孔子說。怎麼樣便好從政了。夫子說。尊那五樣美事。屏除那四樣惡事。法戒並行。便好從政了。子張說。怎麼叫做五美。夫子說。君子加人恩惠。必去費財。却又不費。使人勤勞。

必至慾我。却又不慾。心裡有欲。必至貪得。却又不貪。自身舒泰。必至驕傲。却又不驕。對人威嚴。必至猛厲。却又不猛。行政易犯的不犯。便是美處。子張說。怎麼叫做惠而不費。夫子說。因民情所便利的。去便利他。這不是要着我的。不亦惠而不費麼。擇事理該勤勞的。去勤勞他。這便都道是該做的。又那個有怨。欲要仁愛。果去施濟。得了仁愛。這不是要着人的。又焉得爲貪。君子無分人的衆寡。無分事的小大。都無敢輕慢。這只在自心有主。不亦泰而不驕麼。君子端正他的衣冠。尊嚴他的瞻視。儼然人望見而畏憚之。這只在自身作肅。不亦威而不猛麼。子張說。怎麼教做四惡。夫子說。不曾教導他方法。就用誅殺。叫做殘虐。不

曾戒諭他做事。諸將吏看成就。叫做躁暴。原自怠慢了命令。一時立致期限。叫做賊害。一般樣與人。到底少不得的。乃出此納彼之吝惜。叫做守藏的有司。行政該殺該恕的。不中緩急便是惡處。

齊陸隴時問。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即就作用說。誠是。但此章說仁欲仁。欲字畢竟在心上。何以亦指作用。答曰。這章書是論甚麼。曰論政。曰既是論政。何以單指一心。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不是作用。怎麼會得得仁。○唐庚問。君子之威。應須從心上生。如何只在衣冠處簡點。答曰。正衣冠。非止歪斜之說。如今時尚之服。或浮巧可觀。使非存心正大者。鮮不為俗所染。至蹈

視聞若胸中稍有不端、則輕佻箕踞之態、不免見於相宇。若見爲威嚴而反自取褻。故此衣冠之正、瞻視之尊、亦自不易得。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測〕命字通天言、則屬着天。單言命、便在人身上說、亦可自有生之初、凡窮通得喪、皆有定數。就如分付定的一般。惟曉得命、方能不加計較、聽其自來、做得好人成。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禮乃律身之規矩。惟曉得禮、方能把身子就他、植立得定、不淫不移。故不知禮無以立。人的言語、或騰口說、或發繇衷。惟曉得言。方能照見他心事、好歹不爲所欺。故不知言無以知人。三項各

自開說。而所貴於能知則同。

這夫子說。不曉得付定的命。便要圖徼幸。無以做安命的君子也。不曉得律身的禮。便易爲引動。無以自己植立。也不曉得人說的言。便被他欺哄。無以識真僞的人品也。凡要緊處。不可沒些見識。

商紫世珽問。知命以天命言。亦兼學問大頭腦。夫子嘗言知天命。又言小人不知天命。若偏人身以得失言。似反說向小去。答曰。天命二字連用。原該在上天賜付說。若命字單用。則如死生有命。居易俟命。得之不得有命。又似從人身指出天命。使單在得失上看。亦說得去。如人臣之有職命。班自朝廷。則爲王言

之囑付。奉自臣子。則爲居官之職掌。亦可各就一邉說然職掌之在臣子。即其囑付於朝廷者。實總此一勅命也。命與天命之別如是。

論語湖南講四卷終